

林柯戲劇集

I

沈淵

文化生活出版社

淵

柯

沉

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八元

林柯戲劇集

沉 淵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林柯戲劇集

一、沉淵

二、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三十七年六月五版

沉

淵
三幕劇

登場人物

趙筳齋 企業家

梅采雯 筳齋的櫥室

趙芝 筳齋前妻所生之女

趙蕙 筳齋之子，采雯所生

方院長 孤兒院院長

方思源 方院長的養子

倪硯卿 筳齋的心腹

賈大 趙宅的僕人

事情發生在趙筳齋的家裏，現代。

第一幕

這是一間深幽的內廳。不知是因爲屋子太舊，還是光線不足之故，一望過去就使人發生慘淡、陰森、與寂寞的印象。在這裏，時光的變換像是比其他地方都來得緩滯，房屋的特性和人的特性有種奇異的符合，使得整個空間都散佈着神祕而難當的氣氛，就建築來說，全部是中撓西式，在二三十年前該是流行的考究的花樣，從這上面人們可以追跡到往日的豪華與榮華。但現在，屋角已經滲透出大塊的斑斕的漏痕，四壁深色的花紙也都褪了顏色，而且蒙上一層歲月的塵土，正如炎夏已逝，到處奏起了深秋搖落的輓歌。而住在這裏面的生命，也就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點地腐蝕下去，消融下去。這屋子左下首（左右以演員爲準）有一個門，通後部，戶外，及樓上的內室。門上漆着深栗的顏色，因爲使用過久和氣候更替的影響，有幾處已起了龜裂，幸而那上面凸花的雕紋倒還完好無缺，替他撐回不少的虛榮，再往上去有個未生火的壁爐。爐上的鐵蓋是黑色的，已經生了一層鏽。爐架也漆着深栗色的漆，上面有幾件鐘鼎銅器，盆景之類的擺設；牆上裝着一面圓鏡，人站在壁爐前可以從鏡子裏看到自己的臉。再過去，到了左上首的屋子凸出之處，還有一個門，通主人公的書室。尺寸，顏色，花紋，與左下角門完全一樣。面對觀衆的後牆上，掛着四幅花卉的條屏，就在這幾幅條屏的下面，放着一條烏木琴几，几上放着電話機，以及

一個景泰藍的大瓶。再過去到了後牆正中，有兩扇方格玻璃門在平日，這就是這屋子唯一的光亮來源。門上兩幅玄色厚絨的帷幔，翁仲似地肅然垂拱在兩邊。這時門沒有開，通過這裏可以看到外面的露天游廊。洋灰的闌干有些剝蝕，上面纏覆着長春藤的密葉。一把舊藤椅閑散地放在廊上，孤寂有如一位隱者，沒有人去理會牠，而牠也不妨礙過往的人。闌外有一簇樹叢，樹叢後隱約可見一個教堂的尖頂。青色的天宇在遠處鎮撫着這一切，襯托出莊嚴、深篤與無極。玻璃門的右首，一座柚木衣架。再往右去，屋子的轉角處有一面窗，窗口狹長，離地很高，身材矮的人要墊着腳才夠得着窗櫺。是方格的，四面木框上鏤刻着與門上相同的細緻花紋。雖說是窗，但一直在關着，一條咖啡色的繡花窗簾掩蔽在上面，說明這家庭的靜謐。窗的下面，一個半月式帶抽屜的小烏木桌，平的一面緊靠着牆，兩旁放着兩把廣東嵌螺甸的靠椅。右牆的當中，也就是正對左牆壁爐的地方，還有一個稍大一些的門，通外廳及戶外，顏色、花紋與左牆兩門無異。再往下，到了右牆下角的地方，有把朝舞臺後部斜放着的扶手椅。旁邊一具龍頭高架的宮式紗燈，燈罩作深藍色，在晚上關着的時候，發出淒寂的光。

屋子的中央，鋪着一塊灰色的地毯，正中偏右，放着一具絳紫細呢的大沙發，經過了長期的磨擦以

後，有幾處已脫了毛，而且還發出一片油光。沙發上面，兩隻藏青絲織品的椅墊，旁邊有烏木製的放烟盒，烟碟及茶具的架子。正中偏左，斜放着一個黑色描金的建漆茶几，上面也有烟盒及烟碟兩旁兩具單人小沙發，材料，式子，顏色，乃至上面的椅墊都和大沙發的一樣。（第一幕開幕時，其中一具小沙發上還放着一本書。）就在這幾樣傢俱中間的天花板上，用四根鐵鍊吊掛着一盞沉重的大燈，外面是縷花毛玻璃的燈罩，因為拂拭不勤，罩內就積了一層塵垢，開着的時候，光力微弱，朦朧如醉漢的眼睛。牠的開關就裝在玻璃門左近的地方。

第一幕開幕時，正當一個初春的上午，戶外不時傳來細碎的鳥聲，盎然的生意和室內蒼涼而陰鬱的氣氛正構成個對照。這時天色晦明不定，有時在游廊上看到一些陽光，但瞬息間又被亂雲遮沒。所以影響到人們心裏的，也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半興奮而半倦怠的情緒。

開幕後靜約半分鐘，趙筆齋由左下角門上，他今年五十一歲，有着和這年紀相稱的安詳，穩重，謹慎，寂寞而倦怠的神色，給我們的印象正像是暮靄裏的孤山。他的頭髮有些灰白，勻整地向後梳着。臉上的

肌肉已經衰萎，膚色也相當沈黯，看得出他曾在人世的風霜中掙扎過一回，如今卻被這風霜給降服了。他的前額寬廣，上面有幾條不很明顯的綫紋。鼻樑高聳，顯示出天性中那種固執、誠懇、與正直。因為年輕時縱慾的結果，使得他嘴角略略有些下垂，這正是他現在深自悔恨的痕跡。在社會上，他是個有身份的人，在家庭裏，他是個尊長，這兩重關係使他竭力要在外表上維持一種矜持，一種稍稍有些過分的自制。可是瞞不住人的是那兩隻老實人的眼睛，從那探索的、猶疑的、悽鼻的神情上，我們可以直讀到深埋在他內心的一種劇烈的鬥爭，一種煩擾和求安堵的努力，一種被不可知的傷害所苦而勉強用意志來控制自己的緊張，這種內傾的矛盾的生活正構成了他這悲劇的靈魂。他的身材並不矮，背部有些僵僵，談吐動作都游移而不明確，緩滯而不簡捷。身穿一件古銅色的綢質長袍，寬大得有點不合他的身，而且顏色很晦暗，連上面的花紋都不令人炫目。他入世很深，經驗沒使他聰明，只有使他疲倦。也許因為他出身寒微，也許因為他這些年來全在反省與懺悔中過生活，所以壓根兒就缺乏了在他這地位所必有的盛氣凌人的氣概。他現在正用緊迫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心，像是在躲避着什麼。

趙笨齋（以下簡稱笨）（一面走一面說）你甭跟着我，我已經決定了，我告訴

你我已經決定了。

〔倪硯卿匆促地從左下角門趕了出來，這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頭頂微禿，面部瘦削，左頰還有一個生着兩三根細毛的小肉瘤。和人對談的時候，眼睛常常習慣地半開半閉，兩個眸子閃爍不定，充分說明了這個人的世故與精明。他的嘴唇很厚，裏面藏着一粒鑲金的門牙，說起話來略帶鼻音，似乎每個字眼都紆徐地推送出去，然後沈著地落到對方的心上。他身穿靛青毛葛的長袍，上面又加了一道黑色的背心，背心的紐絆上，又有一條真金表鏈；兩顆珊瑚墜子搖蕩不定，一如他對人的態度。他讀過書，書使他聰明，使他多了處世的技能，使他能廁身上流的社會，可始終抹不去那股在他也許是有益的市儈習氣。他驕蹇中有慎重，細密中有果敢，在另一個環境中也許是很好的實務人材，可惜這齣戲委屈了他，使他只成爲一個損人利己的小人。他的見解也許會被人指摘，但這不過是一點一滴積漸而成的酒液，讓酒的材料卻是他過去的生活；他那種翻雲覆雨的手段也許近於卑劣，但這卻是他認爲保障自己存在的防線。他現在是成天撥弄着算盤，鏘鏘計量着人與人之間利害的收付。有時這種機巧裏也透露出一兩絲直率，那不是別的，是他還未全泯的人性的光芒。

倪硯卿（以下簡稱硯）哎！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笙（冷冷地）你左右是那幾句話！（扭過身去）

硯（向他打量了一下）怎麼今天你好像跟平常……（走近一步）不大舒服，

笙（加重）舒服，從來沒有比今天再舒服的。

硯（覺出他的語意）前天你叫我預備酒席，我就知道是請他們來喫飯，請喫飯

不要緊，可沒想到還有這麼多的下文。

笙 噢！依你說，這不應該？

硯 我也沒說過不應該，我是說凡事總得想想再做，免得將來再生什麼枝節，做了

十幾年的絲廠經理，甯我廢話，這點兒小道理你總該懂得。

笙 小道理遇見大道理，就值不得考慮了。

硯（佯做不解）大道理？

（笙齶默然）

硯（打量他一下）我知道你今天是聽不進我的話，可是我忍不住的總想說上兩句。（停了一下）你說把他帶進廠裏，當……你剛說當什麼來着？

笙當我的私人秘書。

硯對啦，當你的私人秘書。（反話）這倒是個挺好的名義。聽你剛纔的意思，大概你對他的學問能力，也不是沒打聽過？

（笙齜點點頭。）

硯當然！你平日不大到廠，有個靠得住的人守在那邊，自己也就省得分心。

笙（知道話裏有刺）我只是想成全他，你別當我有別的意思。

硯我知道。那……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擔心的是正趕上廠裏周轉不靈的時候，人多口雜，犯不上替大家惹是非。這些日子正在裁員，你忘了嗎？

笙（不理會地）唔！

硯天高日遠，也許閒話傳不進你的耳朵，不過爲他設想，他就許受不住同事的嘴

臉。再說，小夥子初出茅廬，是好是壞，我看你也還沒多大把握。

笙（還是不理會地）唔！

硯廠裏不算，你還把他帶進家來。自然囉，你有你的道理，我也不便過問。可是……

（注意到了笙的神氣）怎麼？我說了這麼半天，你就全沒聽見？

笙（敷衍地）聽見了！聽見了！

硯（正色）笙齋！我這可全是爲好！換了別人，情願順水推舟，不會這麼自討沒趣兒！

笙（無意地）我知道。

硯你知道就好。（看了他一眼，知道再說下去也是無益，隨意地蕩開，好把這局勢弄得鬆弛一點。他走近玻璃門，無目的地向外張望，移時，像是找到了可發揮的題目）笙齋！

（笙齋不答，只回過頭來望着他。）

硯 (更大一點的聲音) 笙齋!

笙 唔?

硯 有個人在外邊晒太陽呢!

笙 誰?

硯 你的太太。

笙 很好。

硯 (回身走了過來) 我說，這件事，你告訴她了沒有?

笙 她就知道是請個姓方的先生。

硯 (鬼鬼祟祟地) 這麼說，預備一直瞞下去囉!

笙 那也不一定。不過我不說，你不說，也沒人會知道底細。

硯 話也有你這麼一說。(警告地) 可是你明白，日子長了，這紙裏是包不住火的。

笙 (幽沈地) 船到江心自然直。將來的事，也許有將來的辦法。

硯 (逼視) 你就拿得那麼穩?

笙 (猶豫) 我……我拿得這麼穩。

硯 (窺出了弱點) 請你把話再說一遍! (追詰) 你說呀!

笙 我——

硯 (不等他說出話來, 輕笑一聲) 我的話說在這兒, 你要再這麼執迷不悟, 將來有後悔的時候。

笙 我不會後悔。

硯 你會後悔。

笙 我不會。

硯 你會。

笙 (一個掙扎之後, 心裏的話就像激流樣地湧放出來) 硯卿! 你甭這麼翻來覆去地跟我警扭, 我告訴你, 我已經決定了, 我已經決定了。多少年來, 我躲着他, 不

想着他，不提起他，想不到前天我上孤兒院去開董事會，一進大門就臉對臉跟他撞個正着。他不認識我，我可知道是他。還是那個老地方，還是那間老屋子，我渾身上下打了個哆嗦，兩個眼直冒金星。我看錯了嗎？沒有錯。高高的個兒，長長的臉蛋兒，倒退三十來年，簡直就是他爸爸。他還在那兒挺熱心地照料孤兒，可不知道他自己就是個孤兒。誰坑的他？你說誰坑的他？我越想越難受，越想越疚心，一到家就託你辦酒席，發帖子。沒人勸我，沒人教我，沒人逼我，是我自己心裏想這麼做。可是你偏偏又攔住我，你攔住我幹嘛？十幾年我跟個囚犯似地過日子，今天算是出了牢，你要是行好，就鬆開手，讓我好好地透兩口氣兒。話說完啦，咱們待會兒見！（不等硯卿的回話，打開玻璃門向花園避去。）

硯
（眼望着笙齋的後影隱沒，自語）漿子鍋裏煮皮球，說他是渾蛋，他還一肚子氣！

（他滿腹牢騷地把玻璃門推上，回過身慢條斯理地走到屋子中央，坐在小沙發上，就桌上煙盒裏取

了一枝煙燃着，悠閑地吸了起來。把右腿架上左腿，顯個不住。

〔這時右門外起了一陣人語聲，他站了起來，恢復一副正經樣子。〕

〔右門啓梅采雲從內上，後面跟着賈大。〕

〔梅采雲今年三十六歲，樣子看上去至多不過三十。清瘦的面容上浮罩着一層倦意，像是在朝蒼生活說：「我已經夠了！」實際上呢，她是在飢渴地尋求着另一些與她現在所有的截然不同的東西。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愛嬌，可是這絕不是說她不美。從她富於表情的眉嫵，因深陷而更顯得雅淨的雙腮，以及修頰而多姿的體態上，人們可以發現一種少婦所特有的魅力。兩隻情熱的眼珠就是兩個啞謎，交織出虹彩的幻境，掩蔽着不可窺測的靈魂。每一瞬，每一凝視都標誌着她情緒的深度，即使在最滯鈍的狀態下都含有逼人的力量。她經常穿着一件玄黑色的旗袍，配合上塗着胭脂的面頰，恰如深宵古寺中悅耳的絃管，在不調和中有種陰鬱的美麗。十七年前，她是個養尊處優的小姐，十七年過去了，她依然保持着養尊處優的地位。可是由於命運的拂逆，生活的空虛、環境的麻痺，已把她變成一個所謂病態的，純任感情奔放的婦女。依着性子的驅使，她可以變成一陣沙漠裏的旋風，一場沒人救的火災，一片從山上沖

下來的瀑布；但是生活限制了牠，使牠只成了猶如她自己所說的一個封着口的火山。她和笨齋是夫妻，但也只是所謂一夫妻。一兩個人像一枚金幣的兩面，花紋不同，方向不同，可是被什麼東西背對背地膠附在一起，而且永遠無法分開。在因襲的習慣控制之下，在惰性與自欺心理的蒙蔽之下，她也不時開開嘴笑笑的，但當笑聲既逝，弛緩的心境再度緊張之際，遺忘了的感情便都向隙向她進攻。美麗的血管中激蕩着一股熱潮，周而復始地使她不安。在她看來，日子不過是一大串苦痛的連續，這種看法使她對一切都採取挑戰的態度。她多疑，杞憂，焦慮，敏感，在她靈魂之深處，正埋藏着我們古今人性所共有的，只可憐憫而不可彌補的缺陷。她現在正如廢園中一朵遲暮的薔薇，隔絕了日影的光華，深鎖着一身的濃郁。在黃昏魔手的撫摩之下，已經有些依依向殘了。

〔賈大是趙公館的聽差頭兒，三十來歲，中等身材，膚色沈黯，頭戴瓜皮小帽，身穿藍布大褂，紫腿，衣裝雖舊而極整飭。說起話來，往往先用眼光巡視一下四周的環境，看看這局勢是否允許自己開口，見人溫和，把對方襯託得遍體舒服。他的舉止是機警而慎重，處處保留着一個大公館聽差所應有的身份與風格。〕

梅采雯（以下簡稱雯）（不耐煩地）你問我，你問我，我怎麼知道呢？可倒好不
管什麼東西，說要就要，誰要誰找去，我伺候不着！

賈大（以下簡稱賈）（爲難，但又不得不陪着笑臉）太太（底下的話不知怎麼措辭，嚥了口唾沫，把話嚥回去）

雯 你倒是怎麼回事？

賈 不！不！沒什麼。我就去回老爺一聲。（他並不走。）

雯 那你還站着！

賈 是！（轉身預備從右門出去。）

硯 笨齋嫂！

雯 噢！倪先生在這兒呢！

硯 （做了個謙恭的姿勢）什麼事？

〔賈大這時又停住了，用眼睛看着他們〕

雯（埋怨）沒事！可是沒事要不想法子生點事，這家還算個家！

硯（不解）唔！

賈（有機可乘）倪老爺是這麼回事兒，我們老爺今天請客，叫我請太太把那套康熙磁的盤碗給找出來……（看了采菱一眼）其實老爺就是這麼一句話，有沒有不要緊。

硯 那你別儘跟太太麻煩，回頭問問小姐，她也許清楚。

賈 是！（預備轉身，又想起了別的事）哦！（試探地）太太！

雯 你的事由有多少？

賈 回太太，這是向您討個吩咐，剛才馬大夫派人來收賬，人還在門口等着，這個錢是請您開發呀，還是……

雯 誰給不一樣？少爺一個月瞧上好幾趟，又沒少過他一個鏰子。

賈 是！（不得要領，靜候下文）

雯 去把賬單留下，告訴他錢隨後再說。

賈 是太太！解放了似地從右門溜了。

雯 （換了語氣）倪先生剛來？

硯 來了一會兒了，跟笙齋在樓上聊天，這纔剛下來。

雯 噢！一時找不到別的話說，黑，是不是？

硯 什麼？

雯 我說這屋裏真黑，看着就跟晚上似的。

硯 你是剛打外邊進來，像我就不覺得。

雯 成天都是這樣，也許我眼睛有毛病，（四面看了看，把眼盯住玻璃門）還有這

門，一關就這麼緊，也不怕悶氣！

硯 （過去把兩扇門都打開，一面說）這准又是賈大幹的。

雯 （繃眉）一等等到今天了，總沒個暖和的勁兒。

硯 可不。亮一陣黑一陣，看着叫人膩煩……倒說，你要是怕冷，我看還是把門帶上。

（預備再去關門。）

雯 不用！（硯卿停住）我就是那麼隨便說說，你別拿我的話當真。

硯 唔！（搭訕）幾天沒見，你的精神像是又好了點。

雯 誰我？我還不就是那麼回事，活擺設，好壞沒人牽記。

（硯卿陪笑了一下。）

雯 （懶洋洋地偎到小沙發上）笨齋呢，他有他的正經，一年到頭張羅買賣，今天絲廠進貨，明天絲廠停車，後天又鬧着復工。回來只有睡覺，家裏難得照他一個影兒，可是他在家，好像也強不了多少。

硯 你的話不錯，一個人一沒消遣，日子就顯着過得長。

雯 （有氣無力地）混吧！天亮一起來，用人說：『太太！心預備好啦！』於是喫點心，糊裏糊塗地混過一上午。回頭用人又來說了：『太太！請您用中飯！』於是，又

坐下喫，喫飽了，不是睡覺，就是坐着數鐘點兒。黑啦，再坐上老地方喫一頓，撩下筷子，一天就算過去了。回到屋子裏看看牀，再不睏也得睡。跟着第二天，再來這麼一套。還有第三天……第四天……（從胸坎深處長吁出一口氣來，似乎要吐淨內心的積鬱。）

硯 笨齋嫂！心寬不在屋寬，凡事往開裏想，自然會舒坦得多。

雯 謝謝你這番好意。可是有些個事，你不去想牠，牠偏來纏你。就拿蕃兒的病來說吧，好了犯，犯了好。今天馬大夫，明天牛大夫，左治右治都是瞎治，喝藥水就像是喝白開。別人不要緊，我做媽的終得陪着受活罪……（以上的話幾乎是對自己講的，這時注意到硯卿正在站着聽）倪先生請坐呀！

硯 不客氣！（坐到對面大沙發上）聽說令郎昨兒晚上又犯了一回？

雯 嗯！他一犯病，我就睡不舒服，你不覺得我臉色不對？

硯 不！不覺得！

雯 我一夜沒睡好，心裏惦記着兒，笙齋又一個勁兒地在屋裏溜躑。

硯 他有他的心事。

雯 你知道？

硯 我……我不知道。我是說看他樣子像有心事。

雯 噢！看他樣子！（稍遲）永遠像有心事，成年禱想見個笑臉。我倒也看慣了，不在乎，要是別人可受不住。你就忘了芝兒的媽啦？我還算比她多活了幾年。

硯 笙齋嫂，你聽我說，你的身子本來就不怎麼結實，與其悶在屋裏想東西，不如上外邊游散游散。譬如剛纔吧，我看見你坐在草地上晒太陽，這倒是個好事。

雯 謝謝你，我倒對我挺關心，其實，我剛纔倒不是晒太陽，我是在那兒看點東西。

硯 看點什麼呢？

雯 （徐徐地）雲。天上的雲。

硯 （詫異起來）天上的雲？

霎 嚶！那一陣子牠變化得挺厲害的。

硯 所以纔引起了你的興趣，是不是？

霎 （淡然）沒有什麼興趣，我天天是這樣的。

硯 天天？

霎 嚶！天天。

硯 一個人嗎？

霎 一個人。（輕而緩的語調，像是從意識深處發出來的）我看牠變來變去，表面上是千變萬化，實際上變不出什麼新鮮花樣，我似乎懂得了點什麼道理。迷迷騰騰地，就像我自己在那兒變似的。有時候，一道陽光鑽出雲縫兒來照在我的身上，冷不防地叫我眼花，可是，眼花儘管眼花，這也許就是舒服。

硯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霎 （惘然）你不懂。沒有人懂。

〔右門啓，賈大持賬單上。〕

賈太太，您還在這兒呢。那個收賬的早就走了，我正想把賬單給您送上去。（把賬單遞給采菱。）

雯（並不接，用手隨意一揮）再說吧！這早晨我一直頭暈，好容易在花園溜躑半天，纔舒服了點，偏來這麼些事。（向玻璃門走去。）

硯（站起）對啦！你還是再去溜躑溜躑吧，笨齋也在花園裏哪！

雯（無意識地）哦！（回轉身遲疑一下）我……我還是看看蓍兒去。（改從左下角門下。）

硯（目送她出去）賈大！

賈倪老爺！

硯你都看見啦？

賈是！

硯 (品味似地) 她有病! 我擔心她有病!

賈 是!

硯 這個病還不是一天兩天來的。

賈 是!

硯 去, 一天兩天也去不了。

賈 是!

硯 (回過頭來看見賈大必恭必敬的姿勢) 你倒是怎麼回事?

賈 我這兒回倪老爺的話。

硯 (走向屋子中央) 不用這樣! (坐到沙發上) 跟你們老爺, 你得板着臉說

話。跟我用不着。

賈 是! 我知道。

[硯從身邊掏出煙盒, 取出一枝煙在煙盒上敲着, 賈大機警地湊過去替他點火。

硯 好！（噴一口煙，開始牢籠）那麼你說，你們太太是不是有病？

賈 倪老爺！上頭的事，我們底下人不敢褒貶。（見硯卿不語，又找補一句）其實是您多心，我們太太一向就是這樣。

硯 這我也知道。可是她倒底爲着點什麼悶的？

賈 說不定。

硯 有心事？

賈 這我們可不敢說。

硯 你總是這麼樣。她……她也常出去轉轉嗎？

賈 我倒不大看見。

硯 唔！人家常說散心散心，悶得久了，心就像打了一個結兒，出去走走，這個結兒就散開了。剛纔我倒想勸她上各處溜溜，譬如說，聽個戲，回繭娘家……（注意到

賈大又回到原處）你幹嘛站得那麼遠？

〔賈大走近兩步。〕

硯 再過來點！

〔賈大又走近兩步。〕

硯 （看了看左下角門）我說，她娘家好像不在本地，是不是？

賈 這好像沒聽說起。

硯 哦！這麼說，也沒人來過？

賈 沒有。

硯 一個都沒有？

賈 好像聽說太太有個弟弟，小時候在四川淹死了，別的沒聽說過。

硯 是她自己說的嗎？

賈 不少爺告訴我的。

硯 哦！淹死！淹死可也就夠慘的了！（稍停）我看你這半天也站累了，趁着沒開飯，

你憩憩去。

賈 是您沒別的吩咐？

硯 沒別的。……對啦！今天請客，這屋裏都收拾過了？

賈 我看着他們打掃的。（四面看了看，後來看到小沙發上的一本書，走過去拾起來。）

硯 （看見賈手裏有東西）零七八碎的東西，你把牠扔出去！

賈 是這是小姐的書，她忘在這兒啦！

硯 小姐（起立把書接過來，翻了兩頁，帶着驚訝的神色）哦？

賈 倪老爺，這裏頭說點什麼呀？

硯 （把書擦給賈大，輕蔑地但是有韻味地）時髦貨！窮學生的十八扯！

賈 哦！一本書隨便亂扔，叫老爺瞧見了，又是不痛快。老爺雖說不大管事，家裏面子上總得有點秩序，他挺在乎這個。（走到窗下的半月式小桌前，拉開抽屜，把書

放了進去，順路踱到玻璃門前向外張望一下（老爺在涼亭子裏哪，您不去）

視 我不去，回頭有客，你讓到這兒來。

賈 是您陪着嗎？

〔視卿正欲答話時，左下角門啓，趙芝從內上，這是個剛滿二十歲的少女，從她穿着的衣服上看來，樸素，簡單，文雅，找不出一些流行的風趣。和她衣裝相稱的是那種情感溫而理智清明的神色。她生得並不艷麗，但那從容不迫的舉止，那恬靜眼神裏的美妙表情，和那年輕的，純潔的嘴唇，自然會產生一種力量，使得人人都願意接近她。她說話不多，似乎每句話都挾帶着自信與矜持。眉宇間顯現出一種略有男性傾向的剛毅，給她自己行爲以半自覺的約制。單就浮面觀察，我們也許誤認她是個寡情的人，可是如果知道了她先天血統裏那種善感的遺傳和她後天環境對於這二十歲心靈上所造成的勢力，自然會明白她那外表潛蓄而內在熾熱的性格，正足使這少女做出些別人不敢輕於置信的事。她現在正處於女子一生最重要的時期，青春與狂熱的時期。有一股情感的暗流，溪水似地在她內心的河牀上潺潺流過，灌溉着她，滋潤着她，包圍着她，豐富她的夢想，發揚她的生命。因此她渴慕着獲得一些什麼，實現一些

什麼，或是戰勝一些什麼，日積月累的結果，就在她心裏形成了一種凝定的忠誠，一種去奮鬥的自負，別人沒有覺察出她這種性質，連她自己也不覺得。這棵幼芽沒有生在較好的土壤，在萬發期內不免顯得脆弱與亂雜，可是，還有什麼要緊呢？要生的總是要生，喜微的晨光中，我們正可看到這青春植物的掙扎與創造。

趙芝（以下簡稱芝）倪先生早哇！

硯 早早！

芝（向買大）買大老爺要的東西，我給找出來，叫他們拿到廚房去了，回頭你出去，自己看着他們搽搽。

買 是我這就去。

芝 往後少跟太太囉嗦！

買 是（欲行）噢！小姐（指半月桌）您有本書，我給擱在這抽屜裏了。（芝點點頭，買向右門走去。）

硯 (向芝掠過一眼) 賈大!

〔賈大停步回過身來。〕

硯 老爺在花園內，回頭有客，請到涼亭子裏去。

賈 (不解其意) 您不是說……

硯 (截住他的話) 對對! 我不是說過了嗎? (向他使個眼神) 你別叫老爺等急了呀!

賈 (悟會) 哦哦! 是是! (瞧了他們一眼，故意緩緩地由右門下。)

硯 (向芝) 請坐!

芝 您有事?

硯 我沒事，要是你也沒事，咱們就在這兒聊會兒，怎麼樣?

芝 好! (應聲坐在小沙發上，硯也坐在對面。)

〔剎那的靜寂。〕

芝（找話）天氣不錯。

硯 嗯！黑一陣亮一陣，看着挺有意思。

芝 您……您打廠裏來？

硯 你忘了，今天是禮拜天。

芝 不錯，不知不覺，一個禮拜就過去了。上個禮拜天的事，我要謝謝您幫我的忙。

硯 甯跟我客氣，絲廠是你們家的，你要看，我領你去看看，算不得什麼幫忙。

芝 可是叫您那麼辛苦來着。

硯 那兒的話。（慇懃）只要你高興，我願意盡這份兒力。

芝 謝謝您。現在我總算整個地看到了。

硯 人就是這麼樣，沒經過的事，樣樣都是好的，經過的事，樣樣都是壞的。就拿你說，

那天你就不大滿意。是不是？

芝 奇怪！您怎麼知道的？

硯 我打你神氣上看出來的。

芝 您可真有心眼兒。

硯 也不能算我有心眼兒。譬如說吧，我就知道您是不滿意，可不知道您不滿意的
是些什麼。

芝 我想我也用不着多說。

硯 爲什麼呢？

芝 不爲什麼，這個廠是個什麼樣的廠，這些工人受的是什麼罪，您總該比我明白。
硯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過你別忘了，這個廠是令尊開的。

芝 (鋒利地) 您也別忘了，這個廠是您管的呢。

硯 廠管得不好，我知道。我不是替自己分辯，各人有各人的難處。
芝 我也不敢責備你，難處不能當各人的護身符。

〔硯用鼻子笑了一聲。〕

芝 您說什麼？

硯 沒什麼，抽根兒煙。（從煙盒內取一枝煙，就煙碟取火，第一根火柴擦斷了，又擦了一根纔燃着，站起來，抖抖衣服，在室內踱着。）譬如一個人幹事，想到的不能做，該辦的不能辦，阻礙不多，可是處處都受着牽掣。要是你處在這個地位，請你想想，你有沒有法子？

芝 那怎麼會沒有法子？……就像您剛才抽煙，頭根洋火沒擦着，您不死心再擦第二根，到底把牠點着了，這眼前就是個榜樣。您說不是嗎？

硯 （搖頭）做事可沒擦洋火那麼便當！

芝 所以得經更大的挫折，費更大的氣力！

硯 也許我生得太笨一點，也許我那些改革絲廠的計劃根本就是根擦不着的洋火，不過十多年來，爲了這廠，我多少也嘔過一點兒心血。

芝 十多年的經驗也該教您做些積極而合理的事。

硯 十多年的經驗只教我埋頭做事，不信空話。

芝 不信空話，一個人總得信理想。

硯 這還不都一樣？理想離開了經驗，這個理想沒多大用處。

芝 可是經驗要是離開了理想，這個經驗也就沒什麼價值。

硯 （窘得笑起來）可了不得！你的嘴可真厲害！

芝 再厲害也比不上倪先生。

硯 咱們倆，有點兒像在這兒鬥嘴。

芝 那兒的話，我這兒聽倪先生的教訓。

硯 簡直是你教訓我嚶！（轉移陣地）小姐！你挺聰明，你的見解也比平常的女子

不同，今天乘這個機會，我倒想向你說幾句正經話——（看見芝要開口）別

忙！你聽我說完了。這雖然不是怎麼好聽的話，倒是幾句老實話，跟平常的女子

說算是冒昧，跟你呢，哎！也只有跟你纔說得通。

芝 您說

硯 (思索了一下) 剛才咱們正說這廠, 你知道, 這個廠是令尊年輕時候開的, 是現在, 他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芝 年紀那麼大的人, 有些個事不能全推在他的身上。

硯 是的, 又加上應酬一多, 人事一忙, 他對廠裏也就不能怎麼專心。再說, 一個人的壽命到底有限, 你是明白人, 底下的話, 我也就不用細說。

芝 這是誰都沒辦法的事。

硯 (正色) 可是沒辦法的還在後頭。不管他怎麼樣, 這個時候, 頂好你們趙家能有人出頭幫幫他的忙, (關切地) 不過就在這上頭有個難題, 你是個小姐, 不會在家守一輩子, 你的令弟呢, 年紀小, 身子壞, 這麼重的擔子, 我怕他也擔負不起。

芝 這些年都是交給您管, 您幹嘛又想到別人?

硯 小姐，不是你對世故不怎麼熟悉，就是我的顧慮太多，按說呢，管了這麼十幾年，就算是不好吧，駕輕就熟，誰也都沒我合式。不過也就因為太熟了，有些事反而不便放手做去。剛纔你還笑我，怪我，責備我，我承認你有你的道理，可是你也得承認我有我的苦衷。

芝 那末，依您說，這個廠就讓牠糟下去嘍？

硯 那也不一定。（想了一下，緩緩地吐出來，）假如我說出一個法子來，用這個法子可以救住這廠，而且做得樣樣使你滿意，你願意聽嗎？

芝 您說！

硯 （緩緩地）小姐！你有了理想而沒有經驗，我有了經驗可沒有理想，咱們倆合起來把這個廠弄好，你看怎麼樣？

芝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

硯 我也正想讓你懂得。我愛護你，你令尊，我愛護你們的廠，我也愛護你們這一家大

小，不過就因為我是個外人的緣故，處處也就受了牽掣。咱們兩家是世交，合起來都有好處，分開來都有壞處，要是讓我跟你們加上一層關係的話……

芝 加上一層關係？

硯 請你原諒我的冒昧，話到嘴邊，不能不說。（欠了欠身）你知道……唔……：：：我的內人已經死了兩年多了。

芝 （變色）唔！

硯 （泰然自若）我知道我的話不中聽。（帶着深思）不錯，我的歲數是大了一點，並且還有人在造我的謠。可是，只要有個機會，我也希望振拔一下，做個有作為的人。滾了半輩子的泥坑，就是泥鳅也該翻翻身了。小姐！讓我翻翻身也讓我們們的絲廠翻翻身！

芝 （窘住）倪先生！

硯 （無限世故）用不着那麼大驚小怪！小姐！在這個年頭，在這個世界，人跟人就

是這麼回子事。我用得着你，你用得着我，這就能合在一塊兒。別的全是假的，有用處沒用處是真的，等你將來見人，自然會懂得我這個道理。

芝 唔！

硯 你說什麼？

芝 我——

〔正在這時，聽到裏面趙蕃的聲音。〕

趙蕃的聲音 姊姊！姊姊！

芝 （得了救兵，其喜可知）弟弟！我在這兒呢！

〔左下角門開，趙蕃從裏面走出來，這是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他身穿藏青色的夾袍，體格瘦弱，每一次舉手投足，乃至許多細小的動作都像不是出於自己意志的明確要求，而另有一種不可知的神祕力量在控制着。他的兩頰很紅，但不是健康的紅，而是像炎夏黃昏時天半朱霞那種灼熱而憔悴的焦紅。兩隻夢幻的大眼奇異地巡視着，像是在叩詢，在尋找什麼東西，又永遠在希望與失望中循環。他面容清秀，夠

得上惹人憐愛，可惜上面掩蓋着一層虛無與否定的暗雲，這正是他所厭惡而又無法拒絕的。他秉性天真，純樸，熱情，心口如一。愛人而不求被愛，服役而不求報酬。如果不是生在這樣的家庭裏而又爲病魔所纏擾的話，他的生命早開出一個如火如荼的境界了。他現在正如一片蟲蝕過的葉子，表面是耀眼的鮮翠，內底實藏着腐蝕的黑斑，而且，別瞧他託身高枝，他是隨時都可被雨絲風片打下來的。

趙蕃

（以下簡稱蕃）姊姊！我一起來就滿處找你……（看見現卿，把活潑的樣子稍稍收斂。）啊！倪先生也在這兒！（打量他們）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呢？

硯

（不高興，但又不得不敷衍）沒什麼，沒什麼，我們不過是隨便談談。貴恙全好清楚了？

蕃

好了。謝謝您，您請坐。

硯

（邊疑一下）我不坐了，回頭有客來，我這還得上廚房招呼招呼去。好！咱們回頭見！（和他們互相點了一個頭，看了趙芝一眼，想上前說點什麼，但收了回去，向右門走了兩步，站住了，再回過身來向着趙芝。）那件小事，我希望你仔細想

想！（又看了她一眼，從右門下。）

芝（看着右門關上）弟弟你來得真好！

蕃 怎麼？

芝（再向右門看看）你過來！（她湊在趙蕃身邊說了幾句耳語。）

蕃（悟會地）唔唔姊姊！我早就看出來了。

芝 你看出點兒什麼？

蕃 那還用說嗎？他這些日子儘釘住你。

芝 他釘他的，我也沒放在心上。

蕃 那你算對他太客氣，要我是你……

芝 怎麼樣？

蕃 我……（靈機一動）我這麼着，喏！咱們這牆上不是有塊鏡子嗎？我提拉着他的耳朵，把他帶到鏡子前頭去，跟他說：『哼！美得你！這兒先給我照照鏡子！就憑

你，想唱豬八戒招親？」

芝 你就是說說算了，見了他還不是客客氣氣的。

蕃 你看我辦得到辦不到。這傢伙缺德帶冒煙兒，明明是唱小丑的，他偏裝正經要唱鬚生，留神我總有一天揪下他的假鬚子。

〔趙芝走到右門口，把門拉開，看了看，再關上。〕

蕃 你這是幹嘛？

芝 （走了回來）看看他走了沒有，這屋裏說話外頭全聽得見。

蕃 我明白了，你是怕他。

芝 我怕他？也許有一點，可是也只有那麼一點。他把話說得挺甜，心裏可儘轉念頭。我一見他，就覺得他身上藏着一種力量，他好像不是單單的一個人，背後還站着一大堆夥伴兒，跟他長着一樣的臉，穿着一樣的衣裳，連說話舉動都一模一樣，這些影子包圍我，嚇唬我，我連氣兒都不透過來了。可是，只要還有口氣兒，我

總不會讓這些影子纏住的。

蕃 瞧你的神氣！簡直是在那兒做夢！

芝 不！不是夢！我覺得……

〔這時天光漸漸開朗，一線陽光從雲罅流瀉而下，鋪滿外面的游廊。〕

芝 （興奮地）哦！你看這個！

蕃 什麼？

芝 烏雲不能常在，天總有時候要放晴。

蕃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依我看，陰天晴天就是那麼回事兒。

芝 你是說——

蕃 （一聲比一聲沈重）我是說全是黑的，全是假的，連我自己都靠不住。

芝 別這麼樣，弟弟！（把他帶到玻璃門前）擡起頭來，擡起頭來朝外看看！屋子外

頭還有個花園，花園外頭還有個世界，世界外頭還有個宇宙……

蕃 (執拗地) 我不要看!

芝 弟弟! 咱們都是人, 可不是泥娃娃! 肉是活的, 血是流的, 嘴是會發聲音的, 眼睛是用來看光亮兒的, 手是長着做事的。要是你有什么痛苦跟希望, 你就把牠喊出來, 不光喊出來, 還瞧出來, 不光瞧出來, 你的全身還得爲牠活動。這麼着, 你纔對得起你的每根神經跟每顆細胞, 可是你——你愛你那泥娃娃的生活!

蕃 悶極了我會嚷, 憋極了我會哭, 你別當我是泥娃娃, 我倒羨慕我沒牠那個福氣!
芝 可是你說什麼都是黑的, 都是假的。

蕃 那是因爲我看到的太黑太假了。

芝 聽聽這個孩子的話, 多慘!

蕃 我沒別的可說。

芝 (黯然) 住在這麼一個地窖似的房子裏, 吸進去的是毒氣, 吐出來也只能是些愁雲慘霧, 一個人傳染了另一個人, 慢慢地大家都掛上病, 時候一久, 連身子

結實的都給拖下了泥坑——弟弟！不光你身上有病，你心裏也有。

蕃 姊姊！你別說了，我有點難受。

〔片刻的靜寂。〕

蕃 我年紀還小，沒做過壞事，也沒得罪過誰，幹嘛叫我這麼受罪呢？關在家裏成年鬧病，你躲在學堂裏不回來，爸爸跟媽又總板着臉，空空洞洞的屋子什麼不見，盡看見倪硯卿鬼影兒似地盪來盪去，擠擠眼對付對付這個，對付對付那個，沒人理我，沒人陪我，連個笑臉都看不見，有時候覺得越活越膩味，越活越沒勁，越活越傷心，可是我纔十七歲，姊姊！十七歲！我還要活哪！（他伏在趙芝肩上嗚咽起來。）

芝 （無限感動地撫弄着他的頭髮）弟弟！（稍遲）我明白你，你還是哭出來的

好！

蕃 姊姊！

芝
嗎？

藩 也許有一天我死了，不會說話也不會動彈了，你惦記我不

芝 別這麼說，你的病會好起來的。（掏出手帕替他拭淚。）

藩 （拉住她的手）姊姊！咱們不是一個媽養的，可是跟一個媽養的一樣，我疼你，我願意老守着你，只有在你跟前我活着纔有意思。這些話我向來沒跟你提過，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芝 我懂得。

藩 可是你好像老躲着家，不肯回來。

芝 （淒然）弟弟！我沒有法子。

藩 你不能離開我，就是你討厭這個家，你也爲我委曲一點，姊姊！看看我的臉！我這麼瘦了。

芝 可憐的弟弟！

蕃 我願意永遠這麼靠着你就死，也死在一塊兒。

芝 幹嘛要說死呢？！活！一塊兒活！咱們都還年輕，咱們的心都還沒死，咱們得走……

走……

蕃 上那兒去呢？

〔芝眼望着遠方。

蕃 你好像沒聽見我的話。（擡起頭來）我不知道你在那兒瞧着什麼？

芝 我瞧着外邊。

蕃 外邊有點兒什麼？

芝 （神住地）有一種力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在遠處叫喚着我，引誘着我，挑撥着我……（想到自己有點過分）唔！你不懂我的意思。

蕃 也許我是不懂，不過我希望我能懂。

芝 那我就爽性把話說明白了吧。說不定那一天我會離開家，到……（突然向着

外面）噢！

蕃 怎麼啦？

芝 （指着門外右方）你瞧！

蕃 （向外看）他是誰？

芝 我不認得，許是客。

蕃 不對。爸爸沒有那麼年輕的客。

芝 那你說，他是幹什麼的？

蕃 我不知道。

〔兩人對看了一下。〕

芝 瞧！他走過來了，他是客，咱們上樓去。

蕃 他一定不是客，瞧着他，瞧着他，他是幹什麼的。

〔芝點了點頭。〕

蕃 過來了，過來了。

芝 噓！把趙蕃拉到門旁爲外面見不到的地方，兩人躲在幃幔後面向外偷窺。）

〔少頃，玻璃門口的游廊上，緩緩地出現了一個人，這是方思源，就外表看來，是個修長而微瘦的青年，在他白皙的前額與寂寞的大眼上，露出一點深思的風度。他今年纔二十四歲，但因身世的苦辛，連年的失意，與經常的掙扎，已使他的容貌遠遠地超過了他的固有年齡。不像其他青年，他走過的是一段沒有花草的路程。雖說他從他父親那裏分得一點慈愛，但還只是一種在顧忌與隱慚中的慈愛，一種爲他所不能領略的，外表傳不出內容的慈愛，他不夠滿足，他要求的比這更多。但當他舉目四矚的時際，所見到的只是一個冷酷與陰森的人，世奚落欺侮，歧視，冷嘲，雨點似地潑上這幼弱的嫩枝。處在這破壞的大力之下，他幾乎要仆倒了，但是他沒有倒，一股憤慨與掙氣的心理把他扶持起來，頑強的反抗代替了委屈的服從。他渴望光，渴望美，渴望風雷的巨響與虹霓的閃爍。一個曖昧的念頭盤旋於沈鬱的心底，如一個矯健的飛鳥盤旋於夜空，而他就在這狀態之下開始他人生的跋涉。他入世未久，血氣方剛，一切皆保持着一個年輕人的素樸與鯁直，這使得一些人覺得他可愛，而另一些人又覺得他可憎，可是不管別人的

觀感如何，他始終不脫自己的本色。他不是別人，他是他，他是方思源。

〔這時他從右向左悠閒地在外面走過。走到游廊中間停住了，臉朝花園，背對玻璃門，倚着闌干在隨意地凝眺。〕

蕃 (小聲) 姊姊！要不要問問他？

芝 (小聲) 別胡鬧！

蕃 (小聲) 我忍不住。我非問不可。

芝 (小聲) 噓！(拉住他的手臂)

蕃 你甭管我！(隨聲擺脫了她的手，跳到玻璃門的中央) 噫！幹什麼的？

方思源 (以下簡稱源) (驚動了一下，回過身來) 哦！(微笑) 你倒吓了我一

大跳！

蕃 你幹什麼上這兒來？

源 (仍在門外) 對不起，我是隨便溜躑溜躑……你就是趙先生的少爺嗎？

蕃 不錯，你找我？

源 (還帶着和藹的微笑) 對啦！我找你，我以後天天要來找你的，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你不出來？

蕃 我不。你不進來？

源 我不大方便。(打量着趙蕃) 你挺聰明，我挺喜歡你。好吧！咱們等會兒見。(從

原處隱沒。)

蕃 (五里霧中) 他天天要來找我，他挺喜歡我？

芝 (小聲) 走了嗎？

蕃 (看了看) 看不見，許是上花園去了。

芝 (走了出來，也向外看了一下) 我叫你別胡鬧，見了他你就不敢說話了。

蕃 我跟他沒話可說……(忽然皺緊眉頭) 呸！真怪！

芝 你說什麼？

〔兩人靠着欄干向下面欠了欠身。〕

外面笙齋的聲音 這位是方思源方先生。

〔兩人再向原處欠了欠身。〕

外面笙齋的聲音 好！先到屋裏去等我們！

〔兩人手拉手回到室內。〕

蕃 我沒聽清楚，他叫方什麼？

芝 方思源。

蕃 剛才的事，他不會怪我？

芝 不見得，這個人像挺和氣的。

〔這時笙齋、思源、方院長由玻璃門的右方出現。〕

〔方院長六十多歲，在這齣戲裏是個年紀最大的人。魁梧的軀幹，矍鑠的精神，說話時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對方，字句間挾帶着一種謹嚴的沈着，使人很容易地想到他性格上的威力。這種威力是那麼正直。〕

得可怕而又濃厚得可親。人往往一遇到他就被他降服了。他白髮叢生，脊背微駝，面部紋絡繁多而深刻，印記着過去忙冗而顛簸的生活。他現在已到了人生的歲暮時期，喧騰與榮華的結束時期，當他黯灰色的雙眼收視返顧之際，往日有如一條長長的黑帶，沈重地拖在身子後邊，使他覺得人生有涯，去日苦多，自己所該做而能做的，就是維持住精神上的平衡，本分地替人做一點事。他為人坦白古道，在道德與名譽上絲毫不容假借。雖說撫育着一羣小孩，但他自己就純淨無邪得像個小孩，他的服裝也是素樸而簡單的，一如他的為人。

笙（且行且談地走了進來）對啦！我也正是你這個思想。雖說身子壞不能上學，可也不能看他這麼閑蕩下去。（停步，向着趙芝與趙蕃）你們過來！

〔兩人走過去。〕

笙（指院長）方老伯就是普慈孤兒院的院長，你們大概不知道吧？

蕃 嗯！

芝 好像聽您說過。

笙 不錯，芝兒，你小時候，方老伯還到咱們家來過。

方院長（以下簡稱長）多年不見，都長成人了。

笙（感喟地）這也可見人事無常……蕃兒（指思源）這位方先生是我給
請的先生，以後每天要來給你補習補習功課。

蕃 唔？

笙 你覺得奇怪嗎？可不，我事先也沒告訴你，你這麼大了，不能不早唸點兒書，方
先生年輕有爲，人品學問都可欽佩，可說是你頂好的導師。

源（謙遜一下）不敢當！

笙（向趙蕃）爲什麼不說話……過來！

〔趙蕃走近他身邊。〕

笙（用手托住趙蕃的下頷）還難過？

〔趙蕃搖搖頭。〕

笙 很好，過來你們認識認識。

蕃 我們早就認識了。

笙 (詫異地) 早就認識？

源 您聽我說，剛纔您跟家父在外邊談天，我一個人走到這個門口，我們就談過話了。

笙 (釋然) 哦！你們能夠一見如故，再好也沒有。以後天天見面，可以不必過於拘束。蕃兒，現在先領你的先生到你書房裏去看看你的書，也讓他認個熟路。

蕃 好！爸爸。

笙 (向思源) 世兄！從下禮拜起，你就可以到這兒來。工廠那邊，我佈置好了會通知你。

源 是！謝謝您。

(趙蕃帶着思源從左下角門下，趙芝向院長招呼一下，也隨了去，走到門口，停住了一個人跑回來走)

到窗下的半月桌旁邊，從抽屜裏取出那本遺忘了的書，再轉身向原門走去，這個動作給笙齋看見了。

笙
|芝兒！

〔趙芝在半路停住。〕

笙
拿着什麼？

芝
一本書，看着玩兒的。（轉身欲下。）

笙
拿來！拿來！我看看！

〔趙芝無可奈何地跑回去把書交給笙齋，他隨手翻了幾頁。〕

笙
現在青年人思想都不大穩，看書頂好檢那思想健全點兒的，這一類的書還是少看爲是，去吧！（把書交還給她。）

〔趙芝一溜煙地走出去了。〕

笙
（看着左下角門關上，緩緩地轉過身來）請坐……現在輪到咱們倆來談談了。

長（未坐）不錯笙齋！（正色）我心裏正有好些話要向你說。

笙 好些話？

長（沈重地）好些話！這些話，我心裏堵了有十幾年，嘴裏藏了有十幾年，我早已發誓一輩子不向人談起的了，可是現在趁這個舊事重提的時候，我覺得還是向你說說纔對。

笙 我不知道你該怎麼教訓我。

長 我不敢說教訓你，只是向你說幾句真話。（無限深幽的語調）笙齋！十幾年來，咱們沒斷見面，可是每次總是敷衍敷衍，客客氣氣，我從沒有真真切切地向你談過一次話，也沒有坦坦白白地向你提起過公事以外的私事，你不覺得嗎？

笙 我覺得。

長（帶着感情注視着笙齋的臉）如今你老了。

笙 是的，還有你，你也老了。

長（感喟地）人一老，就看清了許多道理。現在你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半截身子已經都入了土。如果咱們過去是彼此哄騙的，幹什麼還要哄騙下去呢？如果咱們有點痛苦的關係，幹什麼不把這關係給解除了呢？人生是不會再有一個五六十歲的，生前的遺憾，還是不要帶進棺材去的好。

笙 我知道我自己的錯處，也知道你一向是看不起我。

長 這麼說，你自己是很看得起自己了，是不是？

笙 你弄錯了。（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你不知道我這十幾年過的是什麼日子！

長 可是我這十幾年又過的是什麼日子呢？你知道嗎？我就知道這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人，沒得罪誰，沒損害誰，可在背地裏代人受過。

笙（痛苦地低下頭去）你別說了。

長 別說？我的話多着呢！你聽了我這些話，也許以為我是在向你訴苦，向你算賬，那你是想錯了。這些年來，我哪一天不能向你訴苦？哪一天不能向你算賬？不早不

晚，偏偏我檢定了今天（激動的音調）因為今天是我最明白你心境最明白你爲人的日子，因爲今天是最看得起你的日子，也因爲今天是最感動最興奮的日子，今天說過，以前的事算是一筆勾銷，錯過今天，以後我也就不想說了。

笙 我知道。

長 你知道！你不知道的還有好些呢！這些個事，一層一層地堆在我的心裏，現在想起來都跟昨天一樣清楚，你還記得那個晚上，那個晚上正下着大雨……

笙 我半夜去打你孤兒院的門。

長 不錯，那一次你是把那個哭得不像樣的孩子送來給我。

笙 之後我就走了。

長 你走了，我的壞運也開始了。他哭着，鬧着，跳着，向我要他的爸爸，要他的姊姊，要他的老房子，我用種種好話勸他都沒用。他說我是壞人，用手抓破我的臉。喏！你

看這兒！（把自己鬢角上的疤痕給笙齋看）這個疤還在呢！

笙 十七年前的事，你就記得這麼清楚。

長 （悠長的語調）十七年！十七年！十七年來，可憐我那一天忘了這些？我每天早晌對着鏡子洗臉的時候，就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我想起了他沒罪的小手，沾着我這沒罪的血，一滴……一滴……再從他手上流到地下。笙齋！這個血是爲你流的！

笙 這些事我都想得到的。

長 你想得到，可是你哪兒管得了許多呢？你哪兒會看見我的血，聽見他的哭聲呢？你那時正是春風得意，飛黃騰達，我眼見你開了絲廠，眼見你的名字用頭號大字在報紙上登了出來，眼見你抱着新娶的夫人尋歡作樂。可是就在你狂歡的同時，有這麼一個人，流着淚撫養這無依無靠的孩子。

笙 這是我對不起你的地方，可是在沒去之前，我也不是不想把他留在家裏，好好

待他，苦的是他鬧着不肯跟我於是……

長 於是你就讓我來替你受苦，是不是？

笙 不是！我當時想到你是孤兒院的院長，你總比我會對付這個孩子的。

長 對付！（苦笑）對付！你想知道我怎麼對付他嗎？我白天做了一天事，晚上還得熬着倦眼哄他玩笑。有時候，我半夜叫他吵醒了，他揉我，捏我，搓我，打我，咬我，我只好用好話勸他，他不睡，我也只得守個通夜，人家還說我是拿了趙笙齋的錢，纔在這兒幫着造孽，我聽了只是暗暗歎氣。這些事情你都知道嗎？哦！你不知道倒也罷了。

笙 （無限痛苦）你別說下去了！

長 （不理會他的話）好容易，他長了兩歲，慢慢地把從前的事忘了，他相信我就是他的爸爸，我也不願意再洩露真情，讓他小小的心眼裏留下一段終身不能彌補的慘痛。一年過去，又是一年，十七年就像是一場大夢，他長成了人，我也嘔

盡了心血。現在你要成全他，你要藉着他補救你自己的錯誤。好！我答允你。笙齋！十幾年前從你手裏交給我一個人，我現在把他交還給你了。

笙 你聽我說，剛纔你說了半天，我也忍了半天，你的話就像是一頓鞭子，抽得我渾身都是血印。要是我還是從前的脾氣，我也許痛哭流涕地向你說幾句後悔的話。可是現在我老了，就是我能夠，也不願意那麼做了。好在你是明白人，就是以前不懂得我，以後你總會懂得我的。

長 （漸漸平靜下來）我知道，我知道。笙齋，過去的已經過去，將來怎麼樣，誰也摸不清楚。我關心的還是你對他以後的打算。

笙 他現在既然失業了，不妨留在我的身邊長點經驗，到了我該休息的時候，就讓他來承繼我這番事業，這麼一來，也好贖贖我過去的錯處。

長 十七年前的趙笙齋，難得現在會變成這樣。

笙 （慨然）老朋友！你看看我的歲數這麼大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五十幾歲的

人，在這世界上還爭點什麼！所要求的，也就是這點良心的安泰。十七年來，一天比一天多點隱痛，也一天比一天多點清醒，我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死，可是在我沒死之前，總想看着自己親手洗清自己的過去，也好叫我活得安心，死得放心。

長 笙齋，蒼天不負苦心人，你總會有如願的時候。不過現在我要向你要求一句，無論將來事情到了什麼地步，你不能告訴他我不是他親生的父親。

笙 我也並不想把事公開。

長 這孩子掛住我一心的希望，糟蹋過我半輩子的光陰，我願意他好好長大，做我老年人的膀臂。笙齋過去的已經過去，還是不要向他提起的好。

笙 我願意盡力來遵守你的意思。

長 好！咱們今天算是把舊的全勾銷了，從此以後，大家也好過些心平氣和的日子。笙 我剛纔也這麼想，今天是我最快的一天。從此以後，我十幾年的生活就算告

個結束，再沒有苦惱，再沒有憂慮，思源一來，這個家庭也許會多些生氣，就像外面的天氣一樣，冬天已經去了，春天已經來到，到處是風和日暖，鳥語花香……

〔正在此時，聽到內室趙芝一聲銳叫，叫得令人毛骨悚然，笙齋朝着左下角門發抖。〕

芝的聲音 弟弟！弟弟！你怎麼啦？——媽呀！快來！弟弟又發病啦！

笙 （面色驟然慘變）我說錯了。還沒有結束，這不能夠結束。你聽！準是他的病又發了。

長 什麼事？誰病了？

笙 我那可憐的無辜的孩子！

長 你進去看看，留下我一個人不要緊。

笙 （邊疑，忽然）我怕！噢！你不曉得他那可怕的样子。眼睛瞪得圓圓的，手脚往一塊抽搖着，好像一根繩在心裏頭打了個結，越抽越緊，眼看着要把他抽成一個球。這樣過上幾分鐘，出了一身冷汗，慢慢恢復了知覺，靜靜地躺上半天，纔回到

平常的樣子。

長 你還是進去看看的好。要不然咱們一塊兒上去，也許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他們預備上去，采雯一臉的恐怖從內室奔出，和笙齋險些撞在一起。〕

雯 笙齋！笙齋！我看不下去了！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你看看蕃兒去吧，我做媽的沒有

法子看下去了！噢！天哪！

笙 （過來攙她）你先在這兒憩憩。

雯 （摔開他的手）甭碰我！我長着眼睛，看得見椅子！

長 （向笙）還是我上去替你們看看。

〔左下角門開，趙芝從內奔出。〕

笙 怎麼樣？

芝 好點啦！（向長）媽！您甭着急了。幸虧有那位新來的方先生在旁邊，他一下子

把弟弟拉到牀上，用冷手巾搗着他的頭，坐在一邊看着他。媽！咱們進去罷！（雯

扶着芝一同從左下角門進去。

笨
（望着她們背影，慢慢轉向院長）這些你都聽見了？你現在明白我多需要思
源。他方纔在感謝我，其實不是我幫他，是他幫我。我那麼樣對他的父親，他這麼
樣對我的兒子。這都是你帶來的。（過來緊握住院長的手）所以我越發要感
激你，你就是我的良心！

〔他們握着手，透出一絲安慰的微笑，向左下角門走去。〕

（幕急下）

第二幕

第一幕兩個月後的一個下午，景同前，這時天色晦暗，外面正落着微雨，開幕時就可以聽到那令人
意興索然的淅淅瀝瀝的雨聲，玻璃門爲雨點所濕，外面景物已了不可辨。雖然正當白晝，但令人如處憂
鬱的黃昏中。

幕啓時，可聽到後臺大門開閉的聲音，靜了靜，又聽到倪硯卿在外面同什麼人說話。

硯卿的聲音 不用了！我是熟路，你不必通報了！

〔稍遲，右門啓，他走了進來，潮濕的雨衣已經脫下，他一邊摘雨帽，一邊自己在嘀咕。〕

硯 可倒好！說下雨就下雨，老沒個完！

〔他回身把衣帽掛上玻璃門旁的衣架，那上面先就掛着一頂呢帽。〕

〔正在這時，左下角門啓，趙藩探了探頭上。〕

藩 （楞住）敢情是您呀！倪先生，我聽見大門響，還以爲是我的先生來了呢！

硯 那姓方的……方先生還沒來嗎？可不是！天下雨，年輕人沒準頭兒，八成是不來了。（踱過去坐在大沙發上）令尊呢？

蕃 好像在樓上睡午覺。

硯 也好！讓他多睡一睡。（從背心裏掏出金錶來看）纔一點半！我當是三四點了呢。這天真夠黑的！

蕃 唉！說不定還有大雨要下。

硯 （漫應之）嗯！（覺出蕃還站着）別跟我客氣，坐會兒！

（蕃答應了一聲却不坐下。）

硯 （從懷中取出烟盒，向蕃）來根兒！（蕃搖頭）我知道你不抽，今天來根兒玩玩！

蕃 我不行，您知道大夫囑咐過我的。

硯 唔！唔！大夫的話，就是那麼回事兒。不能不聽，也不能全聽。（收回烟盒，自己取了一枝，就旁邊小架上烟碟的火點着。）

（右門啓，賈大端了一杯茶進來，放在硯腳旁邊，從原路退。）

硯 聽說你這兩個月來沒怎麼犯病，明明是身子好了！

蕃 (走到小沙發前坐下) 我這身子好得了好不了，我明白，您也明白。

硯 用不着那麼悲觀，常言說得好，吉人自有天相，平常不妨多活動着點兒，多運動，少唸書……提起了書，怎麼樣？方先生教得還好？

蕃 不光書教得好，人好像也挺有趣。

硯 (敷衍地) 唔！有趣！有趣得很！(呷了口茶)

蕃 瞧您的意思，您不滿意方先生，我猜得不錯吧？

硯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蕃 嘴裏否認，心裏承認，您臉上瞞不過我。您跟他有意見？

硯 這……這你問牠幹什麼？又不與你相干。

蕃 我倒想聽聽是怎麼回事兒。

硯 有些個話，我也不便說，你也不便聽。一兩個人知道還不要緊，傳了出去，別人還

當我轉什麼念頭。

蕃 您放心，我不會跟別人說。

硯 (假作考慮) 那……那我就告訴你。剛纔你說我跟他有意見，不如說我看透了他的性格兒！

蕃 看透了他的性格兒？

硯 對啦！我是老實人，可不是個傻小子。他的一舉一動，怎麼來的，爲着點什麼，究竟打算怎麼樣，這裏頭我比誰都清楚。他一肚子壞招兒，可硬裝誠實可靠的青年，騙住了你爸爸，你媽，這種人……我不能拿正眼看他！

蕃 這麼說，您拿住了他點兒證據？

硯 啊！多得很哪！哪一天有機會，我露點兒給你看。世兄！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你年紀還小，對人接物，可得多留點神！

蕃 (起立走開兩步，雙關的語氣) 倪先生，我年紀小，可是不管好人壞人，甜言苦

語，我心裏也不是沒有一個譜兒！

硯（誤會了他的意思）這纔是有作爲的青年！你身上有病，心裏沒有，我看你沒受他的騙。

藩 那還用說！

硯 再好也沒有不過……我好像聽見這麼一句話。

藩 您聽說什麼？

硯 我聽說你姊姊……（有點不好出口）唔！你看他們倆還談得來嗎？

藩（有意調侃）不但談得來，簡直是大談而特談。

硯（站起）大談而特談？

藩（火上加油，格外起勁）不但大談而特談，並且還談戀愛。

硯 你說什麼？

藩 沒有，我沒有說什麼。我就說他們倆好得了不得。

硯（不知說什麼是好，把抽搭着的臉轉開了，避過蕃的目光，然後回過身子，臉放

平了）這——這——你姊姊這麼執迷不悟，將來一定會上那傢伙的大當。

蕃 上當？

硯 嘿！我看那姓方的說話做事，有點像殺人放火的亂黨，他總有一天會把你姊姊

拐走！

蕃 我姊姊不拐也會走，她早就跟我說要到一個遠地方去。

硯 世兄！這麼說……

（他搜索着適當的詞句想把趙蕃騙到他這邊，正在此時，左下角門開，采雯帶着一副希望的樣子出現。）

雯（立在門口呆住）怎麼是倪先生嗎？

硯（換了態度）哦！笨齋嫂是我！

雯（掃興地走了過來）我聽見大門響，又聽見落兒往樓底下跑，當是方先生來

了。方先生沒來？

蕃 沒來。（有意露給硯卿聽）姊姊也還沒回來。

雯 哦！你姊姊……（收佳口，轉向硯卿）笨齋醒了，在床上正要起來。

硯 好！那麼我先上樓跟他談談去。（向采妻溜了一眼，自左下角門下。）

雯 你剛纔說方先生沒來？

蕃 沒來。

雯 （緩緩地，像是自言自語）唔！他還沒來。（向玻璃門走去）你說你姊姊也還沒回來？

沒回來？

蕃 對啦！我猜她也許跟方先生一塊兒回來。

雯 （迅速地轉回身來）你說什麼？

蕃 我說他們也許一塊兒回來。

雯 唔！（又轉過身去，向玻璃門外凝望）他們常常在外頭約好了一塊兒玩，還約

好了一塊兒回來嗎？

〔蕃未答，啞場片刻，雨聲就在這時漸漸大了起來，屋子裏更顯得淒慘。〕

蕃

（踟躕）媽！

雯

（回過頭來）嗯？

蕃

我要是告訴媽，姊姊跟方先生要好，媽會生氣嗎？

雯

（心靜了，等待着最壞的消息）我……我不生氣。（走到小沙發前坐下）那麼，他們常常約好了出去玩，還約好了一塊兒回來？

蕃

也不是常常，偶爾有這麼一兩回就是了。方先生做人挺正派，從來沒有瞞着人的事，他就不懂得什麼叫做虛偽。我告訴您吧，方先生固然愛姊姊，姊姊可也真愛方先生。您就沒留神，姊姊這一向子走路說話都比從前快多了。我不是傻子，我知道她心裏快活。

雯

（思忖地）可是方先生到這兒纔兩個多月，他們是從什麼時候起就愛上了

呢？

蕃 那……（覺得好笑）您瞧！我怎麼知道呢？您沒看過愛情小說嗎？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起先誰也不認識誰，後來碰在一塊兒了。這個覺得那個不錯，那個覺得這個也不離。越看越好，越看越好，從那個時候起，他們就算是愛上了。

雯 奇怪！我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覺察出來。

蕃 您往後留點神就看出來了……可是，也許您對這些事就沒興趣……真的！您壓根兒就不懂得什麼叫作戀愛！

〔被他勾起了心事，雯露出一種難過的表情，站起來向右方走去。〕

蕃 媽！生氣了嗎？就算我瞎扯臊得啦！

雯 （走向大沙發）我沒生氣。

蕃 那麼，您贊成他們倆要好嗎？

雯 （回過頭來，為難）我？

蕃 (目不轉睛地看着她) 嗯!

雯 (避開他的視線) 我說不出來。(坐大沙發上) 你呢?

蕃 我當然贊成囉!(跟過去坐在她旁邊,拉住她的手) 媽!我願意一家子人快活,我也願意方先生快活。您還記得他剛來的那一天,我病了,病得比哪一次都猛。您吓跑了,虧得他鎮靜,一下子把我從地板上抱起來,放在床上……您還記得嗎?

〔雯點了點頭。〕

蕃 這些日子有他陪着我,我心裏也寬舒了許多。上個月我又犯過一次病,可是他在一旁看護着,一會兒工夫就好了。方先生幫我這麼多的忙,您聽着不快活嗎?我知道您會快活的。說您快活嗎?

雯 我快活。

蕃 那麼,爲什麼不叫方先生跟姊姊也快活呢?讓我有那麼一個可愛的姊夫讓我

有那麼一個結實的伴兒，讓他老守在我的旁邊，您不高興嗎？

雯（站起，向左方走去，低聲）天哪！

蓀（跟着她）媽！您不願意他們好嗎？

雯天曉得，我多應該願意！

（外面雨聲漸低）

雯你爸爸知道這事嗎？

蓀不知道，剛纔不是媽逼着問我，我也不會說的。

雯這就是了，要是真有這個事的話，頂好還是讓他們自己對你爸爸講。（轉開身

子走到玻璃門前，雨倒小了。

（啞場片刻）

蓀 雯
媽！
唔？

蕃 您有病。

雯 我知道。馬大夫早就說我有心臟病。

蕃 您害的不是心臟病，是心病，這個心不是那個心。

雯 我有心病？

蕃 嚶！您說，您沒有嗎？

雯 我……我沒有。

蕃 可是您總那麼六神無主的。

雯 我一向就是這樣。

蕃 （走過去靠在她身邊）我猜您許是太寂寞了，是不是媽？爸爸不懂得您，我可懂得您。這些日子我常在半夜裏聽見您咳聲嘆氣，挺晚挺晚還披着衣裳滿屋亂走。媽！我沒睡着，我在隔壁屋裏聽得比誰全清楚，您走道的聲音就跟躡在我心上似的。我小是小，可也知道替您難受。

雯（撫弄他的髮）孩子！少說一句！

蕃也許您是担心我的病，可是我既然病了，您再担心也沒有用。再說，十幾年來，您一直爲我担驚受罪，自己可一天沒享着福。您瞧！您這幾年老多了，您也纔不過三十多歲，用不着一天到晚關在屋子裏陪着我。您一樣是人，您也得尋尋樂纔對。

雯好孩子！你有的是好心，你的病總會好起來的。說了半天話，你也該累了。先上樓歇歇去，回頭方先生來了，我再叫你。

蕃好！我去了。方先生來了，您別忘記告訴我！

〔雯帶着微笑向蕃點了點頭，蕃從左下角門走出。雯望着他的背影，直到那門關上。〕

〔屋子裏靜極了，只聽到外面簫簫的點滴。〕

雯（緩緩地）多年輕！多漂亮！十七歲的人就是那麼可愛……我說什麼十七歲？我也有過十七歲呀！十幾年前，我也正是這個年紀。（變色）啊！我的天！那已經

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嗎？（到壁爐前去照鏡）這還是我的臉嗎？這還是我的眼睛嗎？我是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的？我怎麼一點都不覺得也？許再過幾年，我連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吧？……我今年是三十六歲，如果我能活到六十歲的話，那我還有二十幾年可活。（苦痛地）這二十幾年我該怎麼活下去呢？誰來教教我呢？……（四顧）這屋子！我在這屋子裏活埋了這麼多年，現在牠顯得這麼這麼窄！這麼窄！總有一天真的把我擠死……可是現在有一扇門替我打開了，我爲什麼錯過這不再來的機會？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抱住了他，說說我的苦處，說說我的心願，那時候，他一定摟住我，跟我說：「別怕！我永遠陪着你！」噢！這麼美！我想起來都會笑的。（歇斯第里地笑起來，兩眼閃着陶醉的光輝）……可是爲什麼一想起他，我的手就這麼抖？我的血就流得這麼快？這是什麼力量引得我傾向着他，覺得他不是朋友，簡直是一個親人？爲什麼他不來的時候我盼望着他，他來了我又躲着他？爲什麼我一個人發傻，不把話向他說

呢？爲什麼我怕我是個什麼都不怕的人哪！爲什麼我拘束我是個聰明能幹的人哪！能夠活的時候，就放開胆子，不顧一切地活一下子吧！（忽然從夢中驚覺）啊！我瘋了！我怎麼的了？他是誰？他是我女兒的情人，不是我親生的女兒，可是跟親生的也差不多。我怎麼能同她爭呢？她，一個二十歲的無拘無束的姑娘；我哪，一個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天哪！我該多妬嫉我的女兒！我可憐的落兒，你那一番好心好意的孩子話，就像是一把快刀，一刀砍下來，我就流了血！我就丟了醜！我就洩了心頭的祕密！（外面大門聲，她靜靜地傾聽）像是有人來了……這回可真是他來了。他們來了，手攙着手，親親熱熱的，我怎麼辦？等着他們進來？等着問他們一句真話（外面脚步聲與談笑聲）天哪！我沒有那個胆子！

〔她迅速地從左下角門逃了出去。〕

〔那些脚步聲在右門外停住了，稍遲，趙芝一個人進來，她穿着濕淋淋的雨衣，手裏拿着小雨傘，走到

屋子中央，把小雨傘倚在桌腿上。

芝（一邊脫着雨衣，一邊向右門外說話）怎麼還不進來脫一雙套鞋用得了那

麼大王夫？

外面思源的聲音：脫下來了。

芝：弟弟沒在這兒，你知道嗎？

外面思源的聲音：唔！

芝：老爺子！你怎麼還不進來？

外面思源的聲音：就來了，套鞋上全是泥，走廊上有刷子，趁這兒聚了一灘雨水，我

先把泥刷乾淨。

芝（把雨衣扔在椅背上）你的事由可多！

外面思源的聲音：我把雨傘打開了在走廊上晾。

芝：我這兒還有一把。

〔她抄起小雨傘，重新走出右門〕

〔左下角門開，硯卿鬼鬼祟祟地拉着筆齋向外探一個頭，然後一同匆忙地走出來〕

硯 你來！你來！是他們回來了。我說的話你不信。好！現在你自己聽聽看。

〔外面嘻笑聲。〕

筆 讓我等個機會，當面問問他們。

硯 瞧你這慢騰勁兒！現在魚纜上鈎，等到魚進了籃子，那時候你可別怪我不早關照你。聽我說。（指左上角門）這是你的書房，你進去假裝找書看，他們在外頭說什麼，你就聽見了。

筆 （站在左上角門口）你呢？

硯 好在雨不下了，我還是到花園去溜躑溜躑，等他們走了，你來招呼我一聲，我再幫你想主意對付那個姓方的。

〔他把筆齋推進書房，順手把門帶上。走到玻璃門口，開開門，賊似地向右方望了望，走出去，把門帶上。〕

輕輕地沿着游廊向左方溜去。

〔外面嘻笑的聲更大了點，忽然沉靜一下，移時，思源和趙芝手攜手，親暱的模樣，推開右門進來。〕

芝 你說你天生是一個做工的人，難道我就是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別瞧我生

在有錢的人家，我呀，我就沒有一時一刻不想走開這老房子。思源！只要你在這兒住上一年，不，一個月，其實一個禮拜也就夠了，你就明白再熱的感情也得拿涼水往上潑，要不然，你就得打孤兒院搬到瘋人院去了。

源 可不是。挺好的。人家就是不知道那兒出了岔兒。我也在納悶，你知道，有時候我挺替你担心。人口不多，個個都和和氣氣，只有……（不便出口）我怎麼說呢？你父親老像帶着什麼心事，你弟弟又有病。這是一種怪病，說不出名堂的病，我猜許是遺傳病……（收住口）對不起！我不說了，你在難受。

芝 讓我告訴你，我偶爾聽見我弟弟的母親抱怨來着。她說我父親年輕時候有過一陣子荒唐，小孩兒在胎裏種了毒，所以……你說得不錯，是遺傳病。

源 還有你這年輕的後媽，她……她比什麼都……

芝 你形容不出來，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源 她有那麼一種奇怪的力量，我怕見她。有時候又覺得她忽然跳上我的心頭，整個兒地征服了我。

芝 （抿住微笑的嘴）她喜歡你，我看得出來。你給弟弟講書，她時常裝做聽的樣子坐在旁邊，可是……

源 可是她的眼睛却總釘住我，是不是？不錯，我明白。我很同情她，將來用得着我的時候，我也希望替她做點事。（用手向空中一揮，像是驅去一個惡夢）住的人不說，就說這房子吧，你瞧！（他一回身，本想指點指點這房子，却看見了衣架上的雨衣）咦！有客人這是……（走過去諦視一下）……唔！這是……倪硯卿的雨衣，他在這兒！

芝 他一定是在樓上。

源（如有所思地走回來）這個人……這個人很得你父親的信任。可是在廠裏，

我跟他正是對頭。

芝 是怎麼回事？

源 說起來也很簡單。工人受不住倪硯卿的壓迫，組織起來要推翻他，我跟在裏面幫了不少的忙。這些日子廠裏有點風吹草動，你沒聽說？

芝 我沒有。

源 沒下大雨之前，天上先得佈滿了黑雲。現在整個天都陰透了，我看這兩天裏一定會有動靜。

芝 這麼說，倪硯卿就不覺得？

源 他覺得怎麼樣？不覺得又怎麼樣？工人這回團結得很堅固，他破壞不了。至於我，他不敢得罪我，他知道我手裏藏着他的秘密。

芝 噢！（笑了一下）你倒還有這一招兒！（坐在大沙發上，拍了拍身邊的空位）

來坐會兒！你也許累了。

源 謝謝！我倒是站着舒服……剛纔我想說什麼來着？對了，我正說這房子。帶

着沉思的樣子在室內走來走去。我頭一天來到這裏，就覺得陰森森地，沒有一點光朗的氣象。（抬頭環望）也許建築得不怎麼高明，也許本來是好好的，現在舊了就不行了。芝我並不迷信什麼風水，可是房子景氣不景氣，也大可看出這一家的家風……至於這個房子……（走過去敲敲玻璃門）你們這兒明明有個玻璃門，爲什麼不把牠打開流通點空氣呢？說冷，又不是三冬天，說下雨，雨又瀰不進來。（過去叩叩窗）有這麼一個窗戶，爲什麼老掛着這麼厚的帘子，不打開吸收些陽光呢？（走到左上角書室的門口，停住了，望一望，再用手去敲敲門）這是間書房吧？（搖頭）輕易也不見一個人進去，書怕都長了霉了。這還不算，剛纔咱們走進來的那個地方，房頂都漏了，一滴一滴的雨水從上頭滲透下來，打濕了下面的人，爲什麼不脩補一下呢？這無非是因爲人們太懶，

不肯勞動一下，整理整理這損壞的地方，只顧得坐着吃穿，忘了將來討厭的日子。所以在平常不大覺得，一遇見風雨，就顯出不能支持的樣子。可是現在風雨已經來過了，你們應當想到纔對。是的，這裏的一切都需要改良。可是……（向芝走過去，望着她的臉）你怎麼的了？

芝（起立，握住他的手）帶我離開這兒吧，思源！

源 離開這兒？

芝 嗯！

源 你就真捨得這一家人？

芝（黯然）你說得對，用不着瞞你，我捨不得這一家人。（沉默了一下）可是我心裏有種說不出來的慾望逼着我離開這兒，而且逼着我前進！

源 這是什麼時候纔有的呢？

芝 很早從我剛懂人事起，我就覺得身子裏有種不安分的力量。（神往地）我要

的是自由，是光明，是創造，是人類的愛。我願意做一棵野草，呼吸着大地的氣息而生存。可是這兒呢，一座大樓就像一個地窖，見不着陽光，透不着空氣，犧牲的是幾千人的血汗，維持的却是幾個人又病態又虛偽的生活。我過不慣。走！思源！咱們一塊兒走！離開這個家，到你我夢想着的地方去！思源！就是現在！

源 我愛你這向上的志氣！我也願意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把芝的手舉起，預備去吻一下，但剛到嘴邊就被芝抽回去了。）

芝 （向他擲了個含噴的微笑）甯這麼樣！思源！我這兒跟你說正經話呢！

源 芝！先讓我問你幾句話。

芝 你問。

源 你能跟着我，隨便到那兒？

芝 （堅定地）隨便到那兒。

源 以後的日子是不好過的，你不會灰心？

芝 我早就想到了，我不會灰心。

源 也許以後沒有幸福，沒有報酬。

芝 （面上罩滿了崇高的光輝）我要的是生命，不是幸福。是工作，不是報酬。

源 你說得對。現在讓我再問一句：咱們的事，你父親會答應嗎？

芝 我不敢說。可是他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不會怎麼跟我爲難。

源 對啦！這正是我所考慮的問題，你父親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他肯答應你跟我

走嗎？我是誰？我是個窮苦的青年，我父親是個好心人，什麼都不少的，就是錢。

而且……（四面望了望）我的好芝！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秘密！

芝 （靠近些）你說吧！

源 我不一定是這好心人的兒子。

芝 （吃了一驚，走開一步）你？

源 啊！我也許是個孤兒，一個沒有父母的，收容在孤兒院裏的孤兒。是的。（坐到沙發上，一手扶着頭，沉入回憶）好像我小時候，住的是另外一個家庭……我住過一個古式的房子，牆板上彫着挺好看的花紋……我睡的是一張金漆小床，帳子的顏色是紅的……好像還有一個大點的女孩子陪着我玩，我管她叫姊姊……可是後來這些都不見了，我也都忘記了。

芝 什麼事情勾起你這個回憶的呢？

源 那是在前幾年。有一天，我跟一個別的孩子打架。孤兒院的老用人正趕着喝醉了酒，指天劃地迷迷騰騰地教訓我說：『嗨！小傻瓜！甭儘跟別人打架，有本事替你爹娘報仇去！家產叫人奪了個一乾二淨，還在這兒瞎吵瞎鬧！』哦！他還說出我爹的姓來着。

芝 （同情）不是方院長是誰？

源 一個姓梅的，梅花的梅。

芝（一驚）梅花的梅……你等等……你說你從前有個家，那時候你幾歲？

源 記不得了，六七歲，也許是四五歲。

芝 一點也不錯。（出神）你說你有個姊姊……

源（努力追憶）我記不大清了。

芝 你沒有去過四川？

源 沒有！絕對沒有！（好奇）你問這個幹嘛？

芝 沒什麼，我不過是想起一個跟你同姓的人。

源（詫異起來）也姓梅？

芝 也姓梅。

源 是個男的還是女的？

芝 男的。

源 男的什麼年紀？

芝 同你差不多，你有弟兄嗎？

源 弟兄……我沒有。的確確沒有。你說的這個人，在什麼地方？

芝 聽說是去了四川，就在那邊淹死了。

源 (釋然，笑了一下) 天底下同姓的那麼多，你怎麼就會想到我？你瞧，我這兒還活着呢！可是，芝，這個姓梅的，跟你有什麼關係，你能告訴我嗎？

芝 我倒忘記了，我現在的媽就姓梅！

源 (跳起) 真的？

(正在芝要回答他的時候，左上角書室的門突然打開，定齋一臉嚴重的樣子在門際出現。)

芝 (失聲) 爸爸！

源 (同時) 精先生。

定 (兩眼看着他們，緩緩地走過來，緩緩地發言) 我在書房裏全聽見了。

(啞場，難堪的靜默。)

芝（走向笙齋，央求的語調）爸爸！

笙（帶着深刻的感情看她一眼）芝兒！我想不到你在家裏過日子過得這麼不如意。

芝（有了希望）那麼，爸爸！您就放我離開這裏，到外面透透自由的空氣吧！

〔兩個年輕人望着笙齋的臉色，他不作聲。〕

源 我們正等機會向您解釋，現在您知道了，再好也沒有。您清楚我的一切，您可以決定的。

〔啞場。〕

笙（走上前一步，向芝）芝兒！你先上樓去看看你弟弟醒了沒有，剛纔我下來的時候，好像他等你們等睡着了。

芝（過去拾起雨衣，踟躕，和源對看了一下，源用眼光向她示意）那麼，爸爸的意

思是……

笙 讓我想想看。(稍停)你剛纔說得好，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我不會爲難你。可也不會漫不經心，就這麼把你送出大門。你先上去！回頭叫倪先生撞見了，也不方便。

芝 (遲疑了一下)是(她望了望笙和源，向左下角門走去，剛到門口站住了，預備再轉過身來說話)。

笙 (監視地) 嗯？

(芝無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笙回過身子望着源，一時反而沒有話說)

(稍停，他做了個手勢，請思源在大沙發上坐下，自己也踱到小沙發那邊)

源 (努力找話)倪先生也在書房？

笙 不在書房。(坐下，整理思緒)你打工廠來的？

源 我早晨在工廠，剛纔從孤兒院來。(靜了靜，覺得不安)我們的話您全聽見了？

笙 全聽見了。我不怪你，你有些話很感動我，我十分同情你對芝兒的態度。（加重）一個君子人的態度。

源 （略現喜色）那麼，您同意我們的事了？

笙 等等！（稍緩）我剛纔說的只是同情，同情可並不是同意。

源 我知道您不會贊成。您就是那麼一個女兒，不會把她隨便丟給一個窮孩子的。

笙 （搖頭）窮不窮是另外一回事。

源 您不相信我？

笙 不相信你，我不會特地把你找來。再說，我相信院長——你的令尊。

源 可是……

笙 （站起）對啦！可是我不能答允。

源 因為？

笙 因為……（走開）我沒有法子答允。

源 (也站起，跟着他) 您可以告訴我這個理由嗎？

奎 我想你還是不問的好。

源 難道我年紀輕輕，做下什麼對不起您的事？

奎 (忽然，彷彿發了脾氣) 你這孩子！要是我不敬重你，現在不正好是個藉口，把你趕出我家的大門？這沒有什麼理由，只看我高興不高興！

源 讓我說句放肆的話，您忘了現在是文明的二十世紀，談到兒女的婚姻，做父母的頂多也就是顧問，說不到什麼高興不高興。

奎 (盯住他，激動地) 請問，你要我說什麼？我告訴你我不能夠答允。因為我怕芝兒……因為我怕你……因為我怕……(收住口) 怕……糊塗！一對糊塗孩子！(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漸漸收斂了放縱的感情) 我沒有別的話說。去！上樓去！
| 蕃兒早該醒了。

源 (莫名其妙) 您真是沒有別的話嗎？

笙（翻轉身子不看着他，聲音微弱，像回答又像自語）有話！有很多的話！（指喉）話在這裏頭，我說不出來。

源（看着他的背，慢慢轉開身子）我一點也不明白您是什麼意思，我看還是不同的好。（向左下角門走去，走到門前，停住，等待着，又思索着。）

〔笙竇以為他出去了，慢慢轉過身子，踱向玻璃門，但是沒走到玻璃門，却被思源的聲音阻住。〕

源 趙先生！

笙（打了一個寒噤，惶急地把身子轉向他）你還有什麼話問？

源（向前走上兩步）剛纔我同令媛說的話，您既然全聽見了，想必也聽到了我後來說的那幾句話。您說不是嗎？

笙（點頭）唔！

源 這個疑團恐怕也只有您一個人可以幫我解決。（扶着小沙發背）您跟家父相交多少年了？

笨 這——二十來年的光景。

源 可不，這正跟我的年齡差不多，我要是說得不差的話，您是看着我長大的。現在讓我問你一句話（加重地）我有父母嗎？

笨 （變色，喘喘）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源 （集中了在心內的痛苦，忽略笙齋的舉止）您知道，有一回孤兒院的老用人喝醉了酒，說我姓梅，說我的家產叫人奪了，說我是個沒出息的孩子……

笨 （走向大沙發，跌坐在那上面，小聲）那是假的。

源 （抬起頭）什麼是假的？

笨 （含混）你說的那個老用人，他是喝醉了。

源 也許他是喝醉了胡說。不過，爲什麼我母親平日待我一點沒有母親的情感呢？

笨 （誤會，驚訝）你的母親她還活着？

源 （覺察出笨的破綻）我是說方院長太太。

笙（挽救自己的錯誤）噢！那還用說，

源（一步不放鬆）您一定知道我的身世。是不是有人害了我本生的父母，奪了他們的家產，欺侮我是個孩子，不懂事，又捨不得把我弄死，心一軟，把我送到孤

兒院……

笙（打斷他的話）是誰編的這套瞎話？

源 我求求您告訴我，是不是真有這回事？

笙（稍遲）這是假的，沒有這回事。令尊頂疼你，你問他好了。你要不是他的兒子，他不會那麼疼你。

源 就因為他頂疼我，所以我不願意問他，怕的是我這私事會傷了他老人家的。心。現在只有您一個人可以幫我的忙。瞧您那吞吞吐吐的樣子，就知道您藏着一肚子的祕密。

笙（站起）我你說我藏着一肚子祕密？

源 要是您愛護我的話，您願意我整天關在悶葫蘆裏嗎？您說！您願意嗎？

笙 （哆嗦着，避開源央求的懇切的目光，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你是想報仇？

源 不是報仇。您聽我說，不是報仇。現在不是報私仇的時候，再說，我心裏也早沒有

了私人的恩怨。可是，難道不許我打聽一下自己的來歷嗎？（笙走開，他在後面

追隨着）只有您知道！只有您可以幫忙！趙先生！您不知道我從前唸書，受了

多少罪！（勾起了往事，一字一句透露着傷心與憤激）院長供給不了我上大

學，我每夜熬着瞓，替人家鈔東西，一鈔就鈔到半夜。夏天我流着汗，冬天呵着凍

手，不是苦鈔，就是窮寫。一千字一毛大洋我也鈔，一千字四毛大洋的稿費我也

投，害了多少場冤枉病，惹了院長多少次擔憂，好容易熬到了今天。可是我那個

仇人呢？誰知道他把那筆錢用到什麼地方？誰知道他怎麼樣地尋歡作樂？

笙 （堵住他的耳朵，但是聽了最後一句）尋歡作樂！（毛骨悚然）老天爺曉得

他這十來年多尋歡作樂！

源 (抓住了線索) 您說誰? 您知道這個人? (笙大吃一驚) 我的好趙先生! 告訴

我! 那個人是誰? 他叫什麼名字?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笙 (像是自言自語) 我要死了! 我剛纔說了些什麼! (打起精神, 最後的掙扎)

思源! 我告訴你, 我什麼都不知道。你這麼逼我, 會把我逼瘋了也難說。

源 趙先生! 我不是逼您。(思考一下) 您不說, 一定有您的苦衷。可是, 也許您聽了

我下面的話, 馬上就會告訴我。趙先生, 您把我的仇人告訴我, 我也把您的仇人

告訴您。(看着笙齋) 現在有人在暗算您, 您知道嗎?

笙 (一個新的紛擾) 誰不是你?

源 您看您真是被我逼瘋了。趙先生! 我先問您一句別的話, 您的絲廠是不是連年

虧本?

笙 (注意) 虧本怎麼樣?

源 可是有人在賺, 大賺而特賺, 一個人年年賺。

笙 那是誰？

源 有這麼一個人就是了。後來絲廠周轉不靈，您把絲廠的全部廠基生財都押給了惠通銀行。

笙 是的，現在眼看就要滿期。

源 誰經手的？

笙 倪硯卿。（做手勢）我們坐下談！

〔兩人對坐在小沙發上。〕

笙 你說，怎麼樣？

源 半個月前，倪硯卿有一封信給惠通銀行，他留了一個副本，那個副本他後來遺失了。您記得，有一天他大罵那伺候他的用人，可也說不出什麼道理。（笙齊點頭）其實是他遺失了那封信的底稿。那個他親筆寫的副本，是讓我給拾着了。

笙 裏面說些什麼？

源 銀行放給絲廠的那筆錢，實際就是倪靦卿的錢，也就是您的錢。

笙 你說什麼？

源 絲廠賺的錢入了倪靦卿的腰包，倪靦卿把錢存到惠通銀行，如今惠通銀行把錢再借給絲廠。其實是拿絲廠的錢向絲廠放債。所以合同到了期，絲廠還不出本利，全部廠基生財就由銀行沒收，那就是說，歸了倪靦卿。

笙 你說這話有什麼根據？

源 (站起) 要是我把他的那封信給你看，您可以把我的來歷告訴我嗎？

笙 (恐怖而且紛亂起來，向右方避去) 你的來歷？

源 是的。您得告訴我。孤兒院的老用人說我原來姓梅，可是您的太太也姓梅……

笙 (遲疾) 姓梅怎麼樣？

源 (向他走過去) 說不定我們還是遠族，說不定您由趙太太娘家那邊知道了。

有一個姓梅的，遭了誰的暗算，說不定……噢！趙先生！我已經說過我不是一個想報私仇的人，我只是想知道知道自己的底細。就是您把我的仇人告訴我，我也不會找他算帳……

笙（一線希望）你不會找他算帳……

源（逼近一步）那麼，我姓梅，真有這回事？

笙（又向右方避開一步）不！不！我不知道。

源（迅速地跨着大步向左下角門走去，一面說）那麼，我去問趙太太去……

笙（急轉身，大聲喝住他）你瘋了！

源（停住，緩緩地走回來）是的，我不要問趙太太，我怕她。她那對眼睛，活像兩團火球，燒着她對面的人。不！不！我要您告訴我，要不我就走！（這時視線的影子在玻璃門外出現，誰都沒注意他）我走！我再也不回來！

笙（痛苦）天！我不是站在地面上，簡直是滾在刀山上！

〔正在此時，硯卿一推門進來。〕

硯 (輕薄的語調) 方先生走到那兒去？
笙齋這麼留你還留不住？

〔笙齋吃了一驚，迅速恢復常態。思源冷淡地向硯卿點了個頭。〕

笙 (勉強鎮靜) 沒什麼，硯卿。(向源，熱切地) 思源！你先上去。蕃兒也許醒了。

源 (猶豫了一下，無可奈何地) 好！

笙 等我仔細想過之後，再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你千萬不要任性。

源 我知道。(向左下角門口走去，到門口站住，回過身來) 那封信，回頭我回去再

送過來。

笙 好的。

〔源下，啞場。〕

硯 什麼信？

笙 沒什麼，一封寫給銀行的信。

硯 (一驚，想問個明白，又怕露出破綻) 沒有什麼就好。(指左下角門) 怎麼樣？

逮住他啦？我沒騙你吧？(笙不答) 剛纔我進來的時候，他說走，是不是你辭了

他不用？

笙 沒那回事。

硯 (滿腹狐疑) 你們聊了半天啦？(笙點頭) 我在花園裏等你叫我，左等你也

不來，右等你也不來，還當你氣糊塗了呢！那兒知道你們越談越起勁。這一說，你壓根兒就沒逮住什麼，我倒成了小人啦！

笙 你們倆好像不大對。

硯 你瞧！他幹他的，我幹我的，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說得上什麼對不對。我在絲廠做了這多年的事，一心一意只爲你們趙家，什麼困難我都經過，還怕一個後生小子挑眼兒沒說我壞話呢，那算這孩子有良心。要不然，急於建功，巴結上司，巴結昏了，改我兩句話，造我兩句謠，那也在人情之中。小夥子！初出茅廬，少不更事，

我反正總原諒他。

笙 我看他還不錯。

硯 (佯做驚訝) 還不錯?我的老太爺(吐舌)你等他把你們趙家的祖墳都刨了嗎?

笙 (勃然) 你是想侮辱人?

硯 侮辱人對嘍!一點也不錯!可是在這個年頭兒,頂時興的還就是侮辱人。譬如說,一邊吊人家閨女的膀子,一邊把個有夫之婦勾引得六神不安,這樣的侮辱,也就不算小啦。可是,就有人做得出來,而且也就有人受得下去!

笙 (思忖了一下) 你說他跟采菱?

硯 聽我說,你成天不在家,由他一個年輕小夥子隨便出出入入,這些婦孺還不隨他擺弄?你想想看,世兄這些日子身子比從前好,按理說嫂夫人得高興纔對。可是自從方思源來到之後,嫂夫人反而神志不清。一天到晚咳嗽聲嘆氣,顛三倒四。

不信你來！（拉着笙走到玻璃門前向外指）瞧見沒有？好好的人有那樣走路的？你看她眼睛，多怪氣！

笙 你沒跟她說話？

硯 我剛纔也在花園裏，可是她沒看見我。

笙 你從來跟她提起方思源，沒聽她說些什麼？

硯 我知道你不願意人家跟她談方思源，自然我也就不會談。不過，我不談，可禁不住她談。

笙 她談點什麼？

硯 她……（向外看了一眼）她一會兒就來。你問她自己好了。總之，我還是當初那句話。斬草除根，用不着半路上鬧什麼假猩猩。現在只求息事寧人，管不得什麼於心不安啦！

笙 等采雯來了，我問問她。（走向前面）惠通銀行合同的限期快到了，你跟惠通

有來往？

硯（不安）誰說我跟惠通有來往？我的來往還不就是絲廠的來往？

笙你現在先到惠通看看去，趁銀行今天沒關門以前，跟他們商量一個辦法。

硯好！我這就去。你不出門（笙搖頭）那我坐你的汽車去，來回快當點。（他過去

摘下雨帽和雨衣）好容易雨不下了。好！回頭見（回身最後叮囑一句話）你

可得小心那個姓方的（等了等，見笙不語，從右門下。）

笙（帶着厭惡的表情目送他出去，自語）我誰都小心，尤其是你！

（他向那關着的門注視片刻，然後抬起頭來，像是想起什麼，急促地向左下角門走去，但當他離開

那門，另一個思想又來到他腦裏，他低下頭，暗尋思一下，然後緩緩地帶上那門，回過身來，走到沙發

前坐下，苦悶使他把頭埋在手裏，移時，站起來，到對面的小圓几上取了一枝香烟，揀火點烟，慢慢地吸着，

對那噴出的烟圈出神，他的臉色越來越緊張，越來越恐怖，連挾着香烟的手也顫抖起來。在不知不覺中

那枝香烟便從他抖着的手裏滑脫，掉在地上。他「哦」了一聲，低下頭去，俯身拾起香烟，把牠丟進烟碟。

喀然若喪地嘆一口氣。不安寧地背着手在室內踱來踱去，踱了幾趟之後，走到一個小沙發，輕輕地坐下。這時聽到左下角門開啓的聲音，他又抖動一下。

〔左下角門開，趙芝從內上。〕

芝（對着他的背影）爸爸！

〔等了等，不見回答，芝當是他在生氣，輕輕地走到那小沙發後面。〕

芝（柔和地）爸爸！

笙 唔？

芝 我要出去找個朋友，晚上纔能回來。

〔笙沒理她，沉入思索。芝等不到回答，片刻後，從笙身後繞着往右門走去，剛剛走到半路。〕

笙（驚覺了似地）芝兒！

〔芝回過身來。〕

笙 這兒來！

芝（慢吞吞地走過去）爸爸！

〔長時的靜默，靜默中可以看出笙的沉思與芝的不安。〕

笙（徐徐地）你說你要出去？

芝是的，我說去看個朋友就回來。

笙去吧！（芝剛要轉身）哦！

芝爸爸有什麼吩咐嗎？

笙沒什麼。（稍遲）你爸爸老了是不是？

芝不算老。

笙（並不看着她）你明白你爸爸？

芝是我明白。

笙（彷彿得着安慰）噢（慈祥地）站過來，讓我看看你！（芝站到他身邊，他無

限深情地看了看芝的臉）好了！

芝（打量着他）爸爸……您心裏有話。

笙我心裏有話？沒有……噢！也許有一點點。（更輕微的聲音）一點點。

芝您幹嘛不說出來呢？

笙這……以後再說吧！你先去早點回來！

〔芝向右門走去，將到門口。〕

笙
芝兒！

芝（站在原處不動，只回過頭來）爸爸！您怎麼啦？

笙（揚揚手）沒事。去吧！去吧！

〔芝滿臉懷疑地從右門下，笙長嘆了一口氣。〕

〔移時，宋雯在玻璃門外出現，她推開門，靜靜地從外面進來，門也沒有關，失魂落魄地走到另一具沙發前面，一千斤的分量似地坐下。〕

〔兩個人，誰也沒有看誰一眼，好像誰也沒有誰的存在，然而帶着深不可測的敵愾，憎恨着彼此的存在。〕

在一個好像在說：你就沒有把幸福給過我。一個好像在說：你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增加。然而又像有什麼東西吸着他們，不能夠走開。

〔忽然，電話鈴響了，兩個人都吓了一跳。兩個人全看着電話，然而全不去接。電話鈴一直在響。〕

〔稍過一會，賈大從右門奔了進來。他先以為屋裏沒有人，現在看見主人主婦在，反而楞了一楞，險些忘記他為什麼進來，但是鈴響提醒了他。〕

賈（走到琴几前接電話）賈！趙公館……不是我是賈大……您是……噢！噢！絲廠。怎麼回事兒……（看了看笙齋）在這兒呢，有什麼事……噢！噢！……噢！你等等。（放下耳機）老爺！絲廠出了事，請老爺或是倪老爺，隨便誰去一趟。

笙（回到現實）問問什麼事。

賈是！（拾起耳機）叭！……老爺問出了什麼事。（用心地聽）……哦！哦！……是

……是……我明白……是……好！你等等，我馬上回老爺一聲。（放下耳機，向

笙）老爺！廠裏罷了工，到處都貼滿了標語。巡捕房有人到廠裏來了一趟，調查

幾個工人。說他們在外頭開什麼會，裏頭還牽着好些人，方少爺也是巡捕房打聽的一個。絲廠上怕回錯了話，請老爺親自去一趟，要不然，倪老爺去也行。

笙（站起）倪老爺到別處去了，你回廠裏一聲，說我就來，叫他們先好好招待一下巡捕房來的人。

賈是（抄起耳機）唻……唻……我問過老爺了，老爺說親自來，叫你們先好好招待一下那邊來的人……對沒別的事了……好（掛上電話，向笙）老爺這就走？

笙倪老爺把汽車坐走了，你上對面車行叫一輛來，進來回一聲。

賈是老爺（看了采雯一眼，從右門下）

雯（似嘆息似說話）這個日子過的！

笙（聽見了，因為他始終注意着她，雖說並不看着她）你總算開口了，差一點我把你當作一尊石像！

雯（站起，暴雨一樣地傾盆而下）是石像倒好了！我這心！我這心！不是肉做的，是火做的。就是一千塊石頭也炸得開，溶得透。我做了十七年封着口的火山，通身上下一根兒一根兒的神經都燒紅了，可還沒把我燒死！幹嘛不燒死我？你說！幹嘛不燒死我？幹嘛你不添上一把火？現在我就欠你末了的這把火啦！

笙（感動了，低聲下氣地安慰她）我不知道你一個人在花園，知道了我早就過來了。（向她走近）

雯 少靠近我！我恨你！

笙（她的口氣嚇退了他）你說什麼？

雯 我說什麼？我說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我這一輩子毀在你手裏！我從前這麼說，現在這麼說，將來更得這麼說！就是把我燒成灰，變鬼給你托個夢，也還是這麼一句話！

笙（被她引起心火）你還說給我托夢，我看你自己就像成天做夢！

雯 噢！我是做夢，我做了半輩子的夢，現在也該醒醒了。

笙 那你就應當放明白點。

雯 我明白。我比誰都明白。剛才我在花園一個人想了半天，我算把事看了個透。

笙 你看透點什麼？

雯 我看透了咱們這日子不是人過的日子。你敷衍着我，我敷衍着你。誰也不愛誰，可是誰也離不開誰。就像個癆病鬼，不死不活地帶病延年，你覺得不？

笙 采雯！

雯 甯打盆！憑良心說，你覺得不？

笙 （低下頭去，沉痛地，就像是對自己說話）我覺得。

雯 將來的日子還長着呢，就這麼一天一天地拖着，一天一天地混着，直到頭髮也白啦，眼睛也花啦，說句話人家都討厭你，走到哪兒人家都躲着你，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耗了個一乾二淨，而且我那苦命的孩子也許還會死在我的前頭……

（說到傷心的地方，再壓不住自己的情緒，她哭了出來）噢！

笙（溫和地）采雯！爲什麼提起這我都痛苦的事？難道你就不能忍耐一下？今天我整整地難受了一天了，你也得替我想想纔對。

雯（自語）我整整地難受了十七年了，可還沒個人替我想想。

笙我對不起你，我知道。不過就是犯罪的人也得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這些年來，難道你就不明白我的心？

雯（悲憤交併）你的心！你有心嗎？有爲什麼不早拿出來？當我無依無靠的時候，你哄我，騙我，欺侮我，玩弄我，那時候爲什麼不拿出你的心來？自己在外頭尋花問柳，逼着我一年到頭關在家裏替你守貞，出一趟大門就挨你一頓臭罵，那時候爲什麼不拿出你的心來？每天叫我陪你熬到半夜，咬着牙裝着笑臉把苦酒一大杯一大杯地往嘴裏灌，害得我每夜背着人哭，讓眼淚泡濕了兩個枕頭，那時候爲什麼不拿出你的心來？多少年把個心忘得乾乾淨淨，現在老了又要起

心來了！

笙 采雯！這些舊事你提牠做什麼？難道我有起死回生的本事？難道我現在好好做人，不就是爲補救過去的荒唐？爲什麼你就這麼不原諒我？而且，十幾年都過去了，單單今天就不原諒了？

雯 你現在好好做人，你要補救以前的荒唐。笙齋！你能還我一個青春？你能還我一個完好無缺的孩子？我還算一時糊塗，自作自受。可是我的蕃兒，他爲着點什麼，一年到頭也在受罪？（淒酸地）人心是肉做的，何況是做娘的心？誰沒有孩子？誰不疼自己的孩子？眼瞋着別人的孩子都結結實實，自己的孩子可在娘胎裏就種下個不能翻身的苦命。他得罪了誰啊！你說他得罪了誰啊？

笙 （一把刀子，勾起他的隱痛）別說下去了！你就以爲我不難受？你疼蕃兒，難道我不疼爲了他，爲了你，我沒有想盡方法替他治病？怪我不好，你好來的？你的命好來的？

雯（沉靜）是的。我的命不好。全中國的女人怕就沒有幾個命好的。謝謝你們這些男人！

笙 采雯！少說兩句吧！賈大就要來了！

雯 讓他來聽聽！你還當是底下人都沒耳朵！你還當誰是瞎子！

笙 采雯！算了吧！（過去要拉她的手）

雯 甯碰我！

〔正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賈大一推右門進來，看到那箭拔弩張的形勢，他「哦」了一聲縮回去，但是笙甯已經看見了他。〕

笙 進來！

〔右門緩緩地推開，賈大窺探了一下然後進來。〕

賈 車來了，老爺就走？

笙 拿帽子給我。

賈 是（把衣架上的呢帽遞給他）倪老爺回來，打發家裏的車去接老爺好！你先下去。

〔賈大看了看采雯，先從右門下。〕

笙 （最後）采雯聽我一句話！

雯 我不要聽！

笙 （堅持）凡事要從大處着想。

雯 （自語）苦可是一點一點來的。

笙 學學我，忍耐着點兒！

雯 忍到什麼時候爲止？忍到我躺進棺材再說嗎？！我不幹！我才三十六歲，我還要活，我還要活吶！我要儘着性子大鬧一場，我要做出點頂不名譽，頂傷風化的事給你看看！給你們男人看看！

笙 你瘋了！

雯 我沒瘋。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一發狠，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笨 （無可如何）你聽我說。家醜還不可外揚，這點事哪兒能小題大作？你要知道，家家都有難處，可是要不忍耐，家家都得造反。現在方先生還在樓上教書，你這麼亂嚷，要叫他聽見傳了出去，你我都不體面。

雯 （過過去）體面什麼？體面？你看看我這沒光采的眼睛！看看我這沒血色的嘴唇！你看看十幾年的體面生活把我變成個怎麼樣的人了？（憤激地）我認識你這個體面家庭，裏頭儘管破七糊拉，外頭還得蓋上金字招牌。方先生在樓上不是好！我偏嚷給他聽！可不！我這半天說話，就爲的他聽！

笨 （看了她半晌，然後，帶着思索，緩緩地）他方纔問我答應不答應芝兒嫁給他，我沒有答應。要是你願意的話，我還可以答應。我告訴你，我喜歡方思源，我要他做個向上有爲的好青年。我走了，你好好想想看。（又看了她一眼，從右門下。）

雯 （自語）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叫我想什麼？想我答應不答應芝兒嫁給方思

源？我爲什麼不答應？他喜歡方思源，倒沒有先答應，爲什麼要我去答應？他作不了主，作主的倒是我？難道他已經看出了我的心思了嗎？我剛纔一定句句話裏都帶着方思源！要不然，我的眼睛也會告訴他我句句話裏都暗指着方思源！我的眼睛？難道我的眼睛洩露了我心裏的話？（跑到壁爐前去照鏡子，這時聽到左下角門外的脚步声。）我毀啦！藏在什麼地方？沒有地方！我逃不掉啦！

（左下角門開，思源上，采雯迅速地轉身。）

源

（看見了雯，站住，行禮）趙太太！

（采雯窘急地，手足無措地呆立着。）

源

今天我心緒不好，所以陪着令郎溫習溫習昨天的功課，我就停了。

雯

（用力提出自己）方先生不快活，是爲了蕃兒的姊姊？

源

（楞了楞，覺得她的話來得突兀，但是，僅僅答應了一聲。）是的。

雯

她爸爸沒答允你？

源 對啦。

雯 (煩擾地) 方先生，要是你不忙，能不能在這兒坐坐？

源 我怕……(改口)當然可以。

〔源坐到小沙發上，雯坐到大沙發上，緘默了一下。〕

源 (努力打破難堪的緘默) 您有一個弟弟？

雯 (奇怪) 不錯。

源 他死在四川了？

雯 (更加莫名其妙) 你怎麼知道的？

源 我聽令嬾說的。

〔啞場，右門開，賈大拿着趙芝的小雨傘上。〕

賈 (向源) 方少爺下來了。剛才老爺出去，吩咐我告訴方少爺，說廠裏工人開會，巡捕房來查問，還提起您的名字來着。

源 噢！老爺還說點什麼？

賈 沒說別的。

雯 （向賈）你拿着誰的傘？

賈 小姐的。剛才晾在走廊上，現在乾了。小姐出去的時候，關照我收起來。（向源）您的那一把還在外邊。

源 等小姐回來，你告訴她一聲說我走了。（加重）一個人先走了。

賈 是！方少爺！（帶着雨傘穿過他們的後面，從左下角門下。）

源 （看賈把門關上）趙太太從明天起，我怕要暫時停一下令郎的功課。

雯 （出乎意外）暫時？你是說多久呢？

源 （思索）說不定，也許是很長……

雯 （看着他）這麼說你不想教蕃兒的書了？

源 是的。

雯 那麼，廠裏呢？

源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現在倒還沒考慮到。

雯 噢！爲什麼呢？

源 說不上爲什麼。您要追問的話，我只能回答您這麼一句：這是兩回事。

雯 兩回事？這樣說來，方先生不見怪蕃兒的父親？

源 （苦笑）我不見怪，一個人有一個人做事的理由。

雯 你是說，絲廠可以去，這兒家裏可以不來（不見回答）我明白，芝兒的事很使你失望。

源 也不像您所想的那麼失望。

雯 芝兒曉得她爸爸不答允嗎？

源 我剛纔在樓上沒看見她。

雯 你這一走，她該怎麼解釋呢？

源 用不着什麼解釋，走就是解釋。

雯 （站起，向他走去）不走不成嗎？薛兒很歡喜你，他差不多跟個女孩子似地戀

着，我就是我，我也……（覺得失口，改走向玻璃門，望着花園。）天要晴了！好容易開出了花朵兒，不等春天過去，就落了一地……（靜默，然後，不相信自己似地扭回身子，看着思源）要是我答允你跟芝兒好，我叫她爸爸也答允你跟芝兒的親事，你肯留下嗎？

源 怕趙先生不會答允。

雯 可是，答允了之後，你……你……（彷彿在自言自語）我怎麼說好呢？（努力）

是的，你……薛兒一定很快活，你可以接着教他的書，你可以搬到這兒住……

源 （奇詫起來）搬到這兒住？謝謝您的好意！可是我跟令媛早約好了，我們要一

塊兒到一個遠地方去。

雯 （變色）遠地方去？什麼時候走？

源 說走就走。

雯 你們永遠不打算回來了？

源 不敢說永遠，可是，時間一定很長。

雯 （差不多失了知覺，一個人呢喃着）完了！全完了！

源 （覺得情形不妙，站起）我想我該走了。（向右方走動。）

雯 （跑過去攔住他的去路，心裏開了水閘）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我跟蓓兒

一樣地需要你哦！思源把你愛芝兒的心分給我一點點！分給我一點點！把我當

作你愛情門口的一個可憐的叫化子。分給我一點點，只要一點點就夠了！（思

源嫌惡地轉開身子）蓓兒躲着我！別走！現在你全知道了！我也用不着隱瞞了！思

源！我愛你！我愛你！這是一種母親的愛！一種情婦的愛！一種什麼也不是的愛！唉！

思源！你甭走！我不會妨害你跟芝兒的。我明白，我比誰都明白！我別的不要，要的

就是活着！跟蓓兒一樣，我要的就是活着！救救我！行點兒好救救我！

源（憐憫與厭惡在掙扎）不！您放我走！這是辦不到的事！我不能容允您！我跟合

媛的愛情沒有條件！您放我走！（他要向右門奪門而出，但是采雯跟在後面死命地揪住了他。）

雯

（忍住熱淚）哦！思源！救救我！救救我！住在這四面不透風的房子裏，十七年來，見的老是這幾個熟臉，聽的老是這幾句熟話，做的老是這幾樣熟事。連一句新鮮的笑話也聽不到，一封引起感情的來信也見不到人是肉做的，可不是草木，就算是草木，十七年也該受着點風雨的吹動了。可是你瞧瞧我，沒個雨絲兒，沒個風影兒！我從前是死了，躺在墳裏埋了十七年，如今我碰見你，我又把生命給找回來了！救救我！思源！我要活！我還要活哪！

源

（又是厭惡又無辦法，終於厲聲地）我怕你那雙眼睛！鬆開手！我可憐你，甬叫我也討厭你！

雯

（驚退，受了致命創傷似地絕叫）你討厭我？你討厭我？

源 (覺得自己太過分，賠罪的口氣) 這是您逼我說的。對不住！再會！

雯 (追上前去) 等一等！我答允你們的親事，沒有條件！

源 好！再會！

(他把她推在一旁，像逃避什麼危險似地，急忙逃出右門，門砰地一聲關上。)

(望着那無情的門，采雯彷彿從希望的高峯墜到絕望的深谷，整個存在都塌塌了。迷惘地呆立着，覺得自己是失去了很多的東西，但又覺不出失去的是些什麼。受傷了的虛榮心又在她內部挪揄，騷擾，漸漸兩行熱淚便在不自覺中蓋滿了眼眶。往回走了兩步之後，一下就倒在大沙發上，把頭埋在手裏，哭了起來。片刻後，突地站起身來，像是被什麼不可抵禦的力量推動着似地向右門跑去。

雯 (瘋了似地) 方思源！方思源！你甭那麼狠心！

(當她跑到右門門口，正要用手去開門時，門突然自己打開了。硯圃拿着雨衣帽子出現於門際，兩個

幾乎撞個滿懷。

雯 (驚得倒退幾步) 啊！

硯 (帶着謙恭的笑容) 甯怕是我你喊方思源幹嘛? 方思源挾着他的雨傘走啦?

雯 (認清了對面的人) 是你!

硯 (調侃地) 連我都不認識了! 笨齋嫂! 你太興奮了! 還是坐下來憩憩的好!

[采雯往回走了兩步, 倒在大沙發上, 硯聊把帽子雨衣掛到衣架上, 走過來含着微笑在打量她。

硯 那個姓方的狠心? 噫?

雯 (恐怖而又慚怍地看了他一眼) 我做不成人了! 我沒臉活下去了!

硯 (鼻子裏笑了一聲) 什麼話! (坐到對面小沙發上, 從袋中掏出烟盒, 行所無

事地拿出一枝香烟, 就桌上的火柴從容地把牠燃着) 爲什麼活不成了?

雯 你不懂!

硯 不懂? 我早就聽見了! 這半天我躲在飯廳裏聽了個明白痛快!

雯 (勃然) 你敢偷聽別人的話!

硯 (非常鎮靜) 噯! 我敢! 只要這種偷聽於別人有利!

〔雯冷笑了一聲。〕

硯 瞧你的樣子，像是聽不進我的話，可是我管不了這麼許多，我就知道我說的話對得起人。

雯 對得起你的東家吧！

硯 對得起我東家的太太！

雯 （跳起來）你還要說是爲我？

硯 一點也不錯！我還要說，我還要說，我還要說好些呢！這些年來，我就沒跟你正正經經地談過話，今天我可得乘這個機會說上幾句了……你剛說要死，爲誰？

雯 （毫無顧忌，脫口而出）爲了方思源！

硯 （裝出詫異的但是發生興趣的臉神）哦……你知道你死了他怎麼樣？

雯 我不知道，至少我給他灌幾杯苦酒！

硯 （輕薄）灌幾杯苦酒？怕是灌幾杯喜酒吧？

婁 什麼？

硯 什麼？我說灌幾杯喜酒！你哪天出殯他哪天結婚，花轎跟你的棺材在一條街上走，連吹鼓手都用不着找第二家！

婁 我……我恨他！下回看見他的時候，我就用這兩隻手掐死他！

硯 （有機可乘）嚶！這我就敢說話了。（少停）笙齋嫂！你在这房子裏做了將近二十年的太太，壓根兒就不知道外面的人情世故。認識了兩個多月的生人，就拿他當作知己。你看見他的臉蛋子長得好，你看見他的心了沒有？總之，你是老實有餘，經驗不足。這樣的人，命裏注定了是得鑽圈套，碰釘子，栽筋斗，吃虧上當，忙碌半天，白給人家做了塊墊腳的石頭！（看到婁動容，知道已經打動了她的心）這還不算，啞吧吃了黃連，這苦處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可是你呢，你這邊愁眉苦臉，人家那邊嘻皮笑臉。你這邊多添點麻煩，人家那邊多瞧點熱鬧。天下的笑話雖多，可就沒有比這個再可笑的了！

（憤怒）誰敢笑？

硯 誰敢笑？自然有人敢笑！（起立，向她走近）你當他回去之後，一把鼻涕一把眼

淚地替你傷心。明天趕大清早來到這兒跪在你前頭負荆請罪，從此之後，回心轉意地再跟你好？（笑）這樣的事，也只有小說書裏寫寫罷了。我的話說在這兒，不出幾個月，你會親眼看着他跟你的小姐手拉手走出你的大門。他們是甜甜蜜蜜的，可是這甜甜蜜蜜是專做給你看的。他們是說說笑笑的，可是這說說笑笑是專送給你聽的。到那個時候，你會明白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是爲你而發，就像是一根一根的針，札在你的眼上，札在你的肉上，札在你的心上！……（看見雯要說話）你聽我說完了，這還不算吶。你剛纔在這屋子裏所說的，所做的，沒有一樣不是他們將來尋歡取樂的材料。你血淚模糊地說了半天，哭了半天，敢情白給人當了個有聲電影兒！（看見雯又要說話，擺着手去止住她）別忙！還有呢！這個有聲電影兒單給他們倆看了，也還罷了。怕的是他們拿

這個逞得意，壯威風，逢人就說，見人就笑，到後來一傳十，十傳百，不到幾天，這件事就成了個小報的材料，社會的奇談。那時候啊！你有嘴說不出話，有臉見不得人，這家裏你住得下去？就算是離開了家，這社會上有你立腳的地方？你這輩子算完了就是嘍！

雯（悲怨）我不能完！我要掙這口氣！

硯 對呀！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個沒志氣的人，受了委屈，受了玩弄，就這麼來個善罷干休。

雯（情摯意切）倪先生！我的心全亂了。我信託你！我聽你的！你得幫我度過這個難關！

硯（搖頭）難得很！難得很！事情弄得真糟……不過，看在多年交情的分上，我總得幫你這個忙。可是……（肩頭一聳，計上心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難關還不止一個。

婁 還有什麼可怕的事？

硯 (肯定的語氣) 可怕！可怕得很哪！那件事要沒解決，只怕到頭弄得你家破人亡，身敗名裂，要吐氣也吐不成！

婁 你快說！我受不了啦！

硯 (警告的語氣) 笨齋嫂！告訴你吧！這小子是個亂黨！這種人不是殺人放火，就是擾亂治安。報紙上那些扔炸彈行暗殺全是他們這幫人幹的。你別看他表面。上這麼斯斯文文，有一天笨齋要落在他們手裏啊，你等着瞧吧，就是落個全屍還是前輩子脩來的！我這麼說也許你不信，好在眼前就是個證據。咱們廠開了十幾年，向來平安無事。可是自從他來了剛兩個多月，前天我就聽到工頭秘密報告，說是工人們偷偷開會，陰謀着要罷工！

婁 (被他提醒) 對了！剛纔笨齋還接到這麼一個電話，趕到廠裏去了。

硯 (當真吃了一驚) 真的？

雯 就是剛纔，他們說廠裏已經罷了工，巡捕房來打聽，還問起方思源的名字。

硯 哦！（不安地背着手來回踱着，但是他馬上想到了當前的機會）你瞧怎麼樣？這樣一來，絲廠完了，笙齋完了，你也就完了。你別以為笙齋平日待你不好，他好壞總是你的丈夫。幫你洗刷名譽得靠笙齋，幫你出氣得靠笙齋，就是你想想這麼活下去，也離不了笙齋！你當是笙齋一完，你還能照樣做人？你不行！就是做夢也不能做得那麼遠！

雯 （慌張起來）救救我！救救我！

硯 （搖頭）我沒法子。

雯 我什麼都放在你手裏，你難道這麼忍心地看着不管？

硯 不是我看着不管，我怕說出來你不聽。

雯 我聽！我聽！我像是掉在水裏的人，只要撈着一塊木板就行了。

硯 你聽？

雯
我聽。

〔就在他們談得起勁的時候，趙蒂從花園過來，沿着游廊走到玻璃門前。這時門正開着，他預備進來。一眼看見硯卿，於是做了個厭惡的姿勢，打算走掉，但是下面的話抓住了他。

硯 那麼你聽好了。兩個難關只有一條通路，咱們先幹了方思源。

雯 (駭極) 天！你說的是……殺人！

硯 瞧你嚇得那樣子！這不是殺好人，是去壞人。不是謀殺無辜，是除暴安良。

雯 (顫慄) 殺人就是犯法。

硯 (輕笑了一聲，教訓的口吻中帶着爐火純青的世故) 笨齋嫂！甭那麼大驚小怪！凡事全看人怎麼辦法，這個東西，是能讓該活的人死，也能讓該死的人活的。

〔聽到這裏，趙蒂似乎有些明白，帶着驚惶的面色退到右方，他們看不見的地方聽着。

雯 (恐怖使她跌坐到小沙發上) 我……我辦不到！

硯 辦不到不是？我早就猜着了。不說不說你逼着我說，說出來也是白費唾沫。(思

索一下！好！我這就走！咱們那套話算是沒說！（向衣架走去，慢吞吞地拿帽子穿雨衣，冷冷地但是故意高聲地自語）我起先以為跟我說話的是個有血性，有志氣，提得起，放得下的人。想不到她這麼寬宏大量，善良守法。寧可讓自己受人笑罵，不肯站起來跟對手爭個雌雄。寧可裝聾做啞，犧牲了自己的家庭，不肯痛痛快快地剷掉身上的毒瘤。來個一勞永逸。（長嘆一口氣，向雯）我算是瞎了眼，吃了迷藥，傻頭傻腦地跟你說了這麼許多廢話，想起來好不灰心。從今以後，我發誓不再多說一句話，不再多管一樣事，你好你壞，與我全不相干，我走！（向右門走了兩步，又回過身來向雯）可是在我沒走之前，我得先跟你說在前頭。將來不管事情弄到怎麼樣，你只能自己埋怨，自己後悔。可別到那時候再怪我倪硯卿有話不說，有力不盡。好！咱們再見吧！（他故意延遲地走過去，拉開右門。）

雯
（想了一想，站了起來，急切地）倪先生！

硯 (站住，背過左手來向她擺手) 再見吧！再見吧！

雯 倪先生，你回來，咱們商量商量。

硯 (並不同頭，故意地向門外走出半個身子，做作出的堅決語氣) 沒什麼好商量的。

雯 不是別的。咱們……咱們商量怎麼幹掉他。

硯 (回過臉來，正色) 幹掉他？

雯 (略有遲疑) 嗯！

硯 這話是你說的？

雯 我……我說的。

硯 (緩緩地踱回來) 唔！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怎麼糊塗的。一個人最怕是錯過時機，蹉跎自誤，到後來自己後悔可是一想明白了就好了。現在這屋子裏只有咱們倆，沒人聽見，當然不會走漏風聲，至於外邊，我自然會找人下手……可是，在

辦事之前，先得請你說個數目。

雯 數目（懂得了他的意思）難道這還要錢？

硯 你瞧！天底下有做事不要錢的人？那人家做事是爲幹嘛的？

雯 要多少？

硯 動手的兩個，望風的一個，每人一百五，一共是四百五。你別嫌數目大，這裏頭我不落一個子兒，我是白盡義務。（稍遲）你不是有支票嗎？幹嘛不開張支票？

雯 用我的支票（想了一想）還是等笨齋回來……

硯 笨齋爲人，你知道，軟裏軟氣的。這是你的事，你做得了主，就辦。你不辦，就吹。

〔笨齋猶豫一下，終於決定了。忽忽地向左下角門跑了進去。硯得意洋洋地從桌上拿起一枝香煙，點起火抽着，一面噴烟一面思索。少停，笨齋從裏面出來，手裏拿着一張支票交給硯。〕

硯 （諦視支票）這個圖章……

雯 這是我的圖章，錢也是我的。

硯 好！就這麼辦。（慎重地收起支票）我這就走，把支票交給他們，叫他們見機行事。今兒個晚上，你就在這屋裏等我，我會來給你報信。

雯 （看見硯一轉身，忽然叫了起來）倪先生！我……咱們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硯 （帶着輕蔑的笑容）後悔了嗎？（向懷中去掏那張支票。）

雯 我想……

（這時硯已經掏出支票，行所無事地緊捏着支票向她招了兩下，示意要她收回。）

雯 哦！沒有什麼。你去吧！就是天塌下來我也不管啦！

硯 （把支票收進懷中，板起他那剛剛還笑着的臉，鄭重地）笙齋嫂！這是我第一次替朋友出這樣的力。這雖然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可也不能算是小事。從今以後，咱們倆算站在一隻船上了。這隻船要是一路順風，那當然是咱們倆的造化。牠要是一個翻身，咱們倆可免不了一同下水。要禍要福，這關鍵可全操在你的手裏。我相信你的口風很緊，不會那麼糊里糊塗地走漏秘密，自己跟自己開玩

笑因爲……（指着她的臉）你聽着！你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相信我，倚賴我，同我合作到底。再會！（迅速地從右門飄然引去）

〔采雲這一切都像是在夢中移動着的。現在她惘然如失地望着那門，一動也不動。等到魂軀去遠了，漸漸恢復了自己清明的意識。忽然面容失色全身戰慄，喘個不停。這現象愈來愈厲害，愈來愈緊。直到後來大喊一聲，倒在小沙發上。片刻後，重新坐起，如癡如夢地發着謔語。〕

雲

我說的是什麼話？我做的是什麼事？殺人犯罪不能不能萬萬不能！（向外叫着）倪先生！你回來吧！（沒有回聲）我完啦！我整個兒毀啦！（起來飛步向右門追出去，一面口裏喊着）倪先生！倪先生！（等她出去之後，我們還聽得到她遠處的叫喊，那聲音愈來愈遠，終於完全消滅。）

〔舞臺上寂無一人，少停，趙蕃氣急色敗地從玻璃門外跑進來，臉上充滿了驚惶失措的表情，他的聲音有些戰抖。〕

蕃

天下有這種事！（他手足無措地站在屋子中央，然後大聲地叫着）姊姊！姊姊！

（等了等，沒有回聲，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一眼看到琴几上的電話，迅速地跑了過去，拿起耳機，用手撥了幾個號碼）喂……趙公館……是我！我是趙蕃……
：我不管那個，我問你，方思源先生來了嗎……他今天還來不來……等他來了你跟他說，我馬上來找他，我有頂頂要緊的事要跟他說，叫他無論怎麼樣千萬別走開。聽見沒有……你叫他千萬得等我別忘了……好！我這就來（掛上電話，倉皇地從右門跑出）

（幕急下）

第三幕

時間是上一幕同日的午夜之後，天亮之前的一個靜深沈的時光。景同前，玻璃門外月色滿堂，黑黢黢的樹叢上綴着幾粒遼遠而凝定的星光，似乎整個世界都已睡着，只有神奇的天象在頤吐牠微妙而無聲的語言。在室內，一切陳設並無更動，一座高架的宮式座燈正在點着，透過深藍紗罩發出幽黯的光，照得人們臉上失去原有的鮮明色調。幕啓時，笙齋坐在大沙發上沈思，他身旁架子上的烟碟內積着一大堆烟灰。趙芝靠在玻璃門旁向外凝望。從他們臉上，身上都可看出一種焦燥和失眠中的倦怠。

靜約半分鐘後，笙齋長吁出一口氣，從身旁烟罐中取出一枝香烟點着他擦火的聲音引起了芝的注意，回過頭來看着他的動作。

芝（等他點着之後，輕聲地）第八根兒！

〔笙齋不說話，用詢問的眼光看着她。〕

芝 從您坐在這兒抽第一根兒烟的時候我就算起，到現在是抽到第八根兒啦！
笙（悟會地）唔！（把早已熄滅的火柴梗丟掉。）

〔芝又轉回身去朝着門外。〕

笙（慢慢地抽了兩口烟後）我回來的時候，好像外邊有一點下霧。

芝霧早就散開了。

笙挺黑，是不是？

芝不黑。有月亮。月亮走到了正南，從大門口一路照過來。要是有個把人影兒，不會瞧不見的。

笙（點了點頭，稍遲）大門關着嗎？

芝沒關。賈大沒睡之前，我叫他把大門虛掩着，別上鎖，外邊一推就進來了。

笙唔！

芝（緩緩地走過來）您像是很累。

笙咽！我從來沒有睡得這麼晚。（稍遲，深沈地）奇怪！夜裏靜得厲害，人心也不像白天那麼慌亂。

芝是的。

笙 我剛纔偶然想起了你兩歲的時候，你的親媽去世不久，我帶着你搬進這所屋子裏來，還記得有一天，我抱着你站在（指玻璃門）這個門口朝外看。那時候，外邊的幾棵丁香樹剛栽上不久，開着挺好看的小花。我開開門，抱着你出去掐了兩枝，回到屋來插在瓶子裏，屋裏就來了一陣陣的香氣……這話提起來有多少年了？

芝 快二十年了。

笙 （如夢初醒）唔！快二十年了！（一面說一面緩緩地巡視四壁）這屋子我好像還是頭回見到。（片刻後）你坐下，陪我說兩句話。

芝 是！爸爸。（坐到對面沙發上，等着笙發言，但是沒有）爸爸的思慮很多。

笙 （想了想，意味深長地）沒什麼……老啦……一天有一天的心事，沒法子擺脫，也沒法子排遣……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太不中用。嘿！不中用……你懂我這話的意思？

芝 我懂得。

笙 (得到安慰似地) 很好……你媽整天失魂落魄的，你弟弟又小，可以說兩句話的，只有你一個人。你也這麼大了，爸爸的苦心，總該明白一點。

芝 是！我明白。白天我出門的時候，看見您的樣子，就知道您有心事。

笙 白天你出門的時候？(追憶) 不錯……(稍邊) 芝兒！我一天到晚都在外邊辦事，難得在家，所以跟你們說話的時候就很少。

(芝點了點頭，靜候他的下文。)

笙 有時候見了面，說你們兩句，罵你們兩句，你們也許以為做爸爸的有點不近人情……(看了看芝，芝不發言。) 其實也不盡然。青年人都不大相信老年人的話，不過我這一切都是為你們好。

(芝又點了點頭。)

笙 (關心地) 你為什麼不說話？你在別人面前話是很多的。

芝 爸爸，我有點難受。

笙 難受？（沉思一下）我明白你。（寂寞地）你有你的心，我有我的心，這是沒辦法的事……可是說到歸齊，你總還是我的女兒。

芝 是。

笙 就拿白天的事來說吧，你跟思源所說的話，一句一句都刺疼了我的心……

芝 您責備我們？

笙 不！我不責備你們，你們有你們的理由。（站起，背着手踱來踱去，尋找適當的詞句）我那時候只是有點覺得一切都太空……太變化……太沒辦法……在人世上掙扎了幾十年，對人對事向來是不肯鬆手，不肯認輸，今天的事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年紀，彷彿覺得自己是應當休息休息了。

芝 我們的事使您爲難？

笙 （想了想）也許。不過，就是你使我爲難，我也絕不使你爲難。要做什麼，你儘管

做去。當然，我頂盼望的還是你能照着我的意思……

芝 可是……

笙 (感喟地) 對啦！可是你就不能照着我的意思，你不說我也明白，咱們是兩代的人。(沉入回憶) 三十幾年前，你祖父還在的時候，我也是……(想到是自己的女兒說話，恢復了尊長的身份) 噢！這些話提牠做什麼！(煩惱使他無法解脫，他走到烟盒前又拿起一枝烟。)

芝 爸爸！少抽一根兒吧！您從來沒抽過這麼多。

笙 不要緊。在這個年頭，從來沒見過的事正多得很。(點火) 倪硯卿那件事，思源跟你提過沒有？

芝 您是不是說他對絲廠的陰謀？

笙 (點點頭) 你瞧！這不也是件出人意外的事？(鄭重地) 以後見着他的時候，說話要留點兒神！

芝 我知道我一向就沒拿他當自己人看。

笙 他也許能打敗了我，可是他自己也長不了。

芝 爸爸！這個世界一天不變，倪硯卿就一天倒不了，一個倒了，還有另一個會跟着起來，不過我知道有一種力量能把他消滅了的，所以我……

笙 你怎麼樣？

芝 我……（一陣悲哀襲過她的全身，她跑過去靠在笙的身邊）噢爸爸！您疼我，可是您不了解我，我想跟您說，可是我又怕跟您說。我年紀輕，我有我的夢，我有我的理想，可是我的快樂正好是您的痛苦。我幹嘛要說出來呢？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做出點您從來沒見過的事。您說，您原諒我不？

笙 我……我原諒你。

芝 那麼我呢，我感激您。

笙 （喟然）這就是咱們所能說的話。（少邊）幾點鐘啦？

芝 爸爸，我身上沒有錢。

笙 想必是不早了。我累得很，先上樓去睡睡，你願意等的話，就在這兒再坐一會兒。

〔芝點了點頭。笙齶朝左下角門走去，將到門口的時候，停步，回過身來。〕

笙 要是……噢！那等明天再說吧！（從左下角門下，帶上門。）

〔屋裏只剩下芝一個人，她過去把玻璃門上的帷幔遮起，走到屋子中央，低下頭去默想。有一星星的悵惱，一星星的興奮來到她心裏。呆立了片刻之後，無意識地朝着大沙發走去，把右膝跪上沙發的邊沿，右手理了理鬢髮，支住頭，斜倚在沙發上面。兩隻大眼睛祕地朝前望着，像是在做夢，又像是剛從夢中醒來。漸漸地兩個嘴角上浮現出一絲笑意，不自主地喃喃着。〕

芝 （陶醉地）那多美！那多好！

〔片刻後，玻璃門外起了兩下剝啄的聲音，她猛地回身站了起來。〕

芝 弟弟！是你嗎？

〔剝啄聲不響了，但是沒有回答。她走過去把帷幔撩開一點向外張了張，回過身。〕

芝 奇怪！也許我聽錯了！

〔這樣等了片刻之後，依然沒有動靜。她尋思一下，然後走到架燈前把燈熄了。這時室內全變黑暗，微茫中可以看到她朝左下角門走去。但當她剛走到門口的時候，右門突地開了一個人探進半個身子，她驚得叫了一下。〕

芝 誰？

〔沒有回答，那個人又縮了回去。〕

芝 （不放鬆，更大點的聲音）誰？

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

芝 你是誰？

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

〔這個人蹣手蹣腳地走進來，把門帶上。芝迅急地奔到玻璃門旁按動中央大燈的開關，燈一開，室內頓現光亮。硯圃手提着雨衣呢帽站在門側，兩人不約而同的「噢」了一聲，兩人都有點窘住。〕

芝 你——倪先生。

硯 (帶着故作鎮靜的笑容) 對不起! 小姐! 讓你受驚了吧? 你們的大門沒關, 所以我就這麼闖進來了。

芝 (諷刺地) 是您就不要緊, 我當是賊呢! ……您有什麼事?

硯 (窘住, 支吾地) 沒……唔有一點兒事, 一點兒。你請坐, 咱們慢慢談。

芝 (滿腹狐疑) 倪先生, 有話請說吧! 我還要去睡呢。

硯 那……那你請便, 留下我一個人在這兒不要緊。(輕鬆地) 不要緊。

芝 這倒奇怪啦! 半夜三更的——

硯 (截住她的話) 你奇怪的是半夜三更的到人家家裏來, 要說是沒事, 又像是有事, 要說是有事, 又偏偏沒事, 對不對? (走過來把雨衣呢帽放在沙發上) 可是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心裏想起點事, 跑到這兒來談談; 一看你們全要睡了, 索性改天再談。我就是這麼個隨便脾氣, 再說, 咱們也不是外人。(坐到大沙發

上，向對面沙發發作了個手勢）不坐會兒？

芝 謝謝您，我不坐。

硯 笙齋睡了嗎？

芝 剛睡。您要我去叫醒他嗎？

硯 不！不用！睡了就算啦！合堂呢？想必也睡了吧？

芝 （冷冷地）她出去啦。

硯 （一驚）出……出去啦？

芝 跟我弟弟一塊兒出去的。

硯 （他有了心事）哦？一塊兒……出去啦！

芝 您怎麼啦？

硯 （掩飾地）沒……沒什麼。我就是覺得他們半夜裏還東跑西顛，讓人有點兒

莫名其妙就是了。

芝（帶着刺）對啦！我也是覺得您半夜裏還東跑西顛，讓人有點兒莫名其妙。

硯（窘住）那……（勉強地笑了笑）那又當別論。（把話題扯開）倒說，兩個日來，咱們老沒機會在一塊兒談談了。

〔芝感覺厭惡，只敷衍地點點頭。〕

硯 那一次的事，想來你也不見得記在心上。可不，時候雖說挺短。人總在那兒變，事情也總在那兒變。我那幾句冒失鬼的冒失話，記着也是沒用，忘了當然更好。

〔芝默然。〕

硯（提她的興）方先生怎麼樣？近來常在一塊兒？

芝（不高興他的盤詰）我們天天在一塊兒。

硯 挺好！挺能幹！我背地常跟人說，像他這樣不可多得的人才，將來總有出頭的一天。

芝 我替他謝謝您的誇獎。

硯 我這不是誇獎，我說的句句是實話……按說，處在我這個地位，說話就不大容易。往好裏說就像我是挖苦你們，往壞裏說就像我是挑撥你們，可是無論如何，我總還盼望你們順遂。

芝 謝謝您的好意，我們還沒有不順遂的地方，將來也不會有不順遂的地方。

硯 那可說說不定。在這個年頭，什麼人靠得住？什麼事靠得住？就拿我看見過的來說，一對兒一對兒的，起先全是親親熱熱，恨不得誰把誰吞了。到後來，不是這一個拐了彎兒，就是那一個抹了角兒，對面一撇嘴，滿吹！這還是好的，往遠裏看，誰能保得住誰沒災沒病人意好防，天意難防，總之時時都得自個兒加點小心，這纔能不出岔子！

芝 (動了氣) 倪先生！這些話不是您該說的！

硯 (輕鬆地) 什麼叫該說？什麼叫不該說？我完全是一番善意。再說，這到頭也不過是個比方。

硯（挑戰地）這麼看來，倒讓我猜着了。

芝 猜着什麼？

硯 我猜着你是一個就知道嘴裏說，不知道手裏做，就知道挑剔別人，不知道督促自己的人。

芝 這話是什麼意思？

硯（悠閑地）早先你說我工廠管得不好，你說工人太受罪，你在一邊袖手旁觀，已經就沒有辦法。現在我的工廠管得更不好，工人比以前更受罪，你呢，你更沒有辦法。（輕薄地）爽性一走了之。

芝 早先我還迷信枝節的改良，現在我認清了整個兒的問題。

硯 這我倒要請教請教，什麼是整個兒的問題？

芝（走過去拉開玻璃門上的幃幔）倪先生，請過來瞧瞧！

（硯腳站起，莫名其妙地向她走近兩步。）

芝（朝外指）這是咱們所住的世界，這個世界上正鬧着病，是遺傳病，也可以說是傳染病，千千萬萬的人，有的已經快叫病魔纏死了，有的身上剛掛着點兒病菌。大家受苦，可不知道爲什麼，掙扎，可又沒什麼結果。走的全是死路，演的全是悲劇，這就是我所說的整個的問題，爲了解決牠，我願意貢獻出我的生命。我不相信我能有一點成功，但是我相信將來的人一定會康健起來。到那個時候回想現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春天回想冬天。倪先生，那不光是可憐，而且也挺可笑的呢！

硯（故意伸了個懶腰，訕笑地）小姐！現在雖然到了半夜，可是你還沒睡呢，要做夢也太早了點兒！

芝（笑）夢不錯！現在這屋子裏兩個人都在做夢，可是有一個人是做醒着的夢，一個人是做睡着的夢的。

硯 請你把話說清楚一點。

芝（堅定地）將來有事實會回答您，事實比我的話清楚得多！

硯（無可奈何地嘻笑）也……也好。那麼，將來是幾時呢？

芝對不起，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硯（端相了她一眼）我覺得咱們越談越不對勁兒啦。

芝我也是這個意思，所以我要少陪啦。（向硯點了點頭，抽身向左下角門走去。）

硯（對她的後影尋思一下）慢着！

〔芝站住，不耐煩地回過頭來。〕

硯剛纔你問我幹嘛到這兒來，現在我告訴你。我聽說廠裏罷工委員會因爲罷工沒有結果，意見不合，起了內鬨，一兩天內也許就會打得頭破血流。方先生跟他們有點關係，所以我特地趕來報告一聲。請你們通知他當心一點，別吃了工人的虧。好，你請便吧，我這就走。

〔芝不太相信地聽到他末一句話，一言不發地掉過頭走進門去，把門帶上。〕

硯 (估量她已經走遠) 好黃毛丫頭! 咱們走着瞧!

(他滿臉心事地一回屋子中央，從沙發上抄起自己的雨衣呢帽，向玻璃門走去，預備動手去撿滅那大燈，但當他一眼瞥過玻璃門外的時候，他伸出的手又縮了回來，憑着門向外窺探，稍遲，把韓幔依舊掩起，把雨衣呢帽掛上衣架，回來坐到一具小沙發上，兩眼盯住右門)

[片刻後，右門啓，采雯喘息着走上，她服裝仍舊，可是頭髮紛亂，滿臉的疲乏與焦慮，完全消失了。以前那種動人的光采，一夜之間，她像是老了許多了。她一進門就看見硯，這個不意的發現使她驚叫了一聲，但是硯卻馬上搖着手，禁止她做出更嚇人的舉動。]

硯 (恫嚇地) 別鬧! 一鬧就是麻煩!

雯 (一半是責備，一半也是放心) 你害得我好苦!

硯 令郎呢?

雯 怎麼? 他沒在家?

硯 沒在家。不是說跟你一塊兒出去的嗎?

雯 沒有，這太奇怪了！

硯 （他也有了心事，繃起眉）可不是！太奇怪了！

雯 你怎麼會在這兒？

硯 我來找你呀！

雯 找我？我還在這兒找你呢！我上你家去過五趟，五趟都沒碰見你，我只能往馬路上亂轉，轉累了再去，可是每趟都讓我碰個釘子。我先疑心你不肯見我，要是這時候沒遇見你，我等天一亮還會去的。（坐到大沙發上）噢！這個活罪！

硯 哦？你去找我幹嘛？

雯 你來找我又是幹嘛呢？

硯 先聽你的。

雯 我找你取消那個計劃，你知道我現在想取消那個計劃。

硯 （慢吞吞地）取消那個計劃……你當然不會是捨不得那筆錢囉！

雯 不是爲那筆錢。我的意思你還沒聽懂嗎？我說取消那個計劃，趁着現在還來得及。

硯 （冷笑一聲）想着倒挺容易似的。

雯 （大驚，起立）來不及！（倉皇地）不會事情不會這樣！倪先生，咱們得及早想個法子！

硯 想個法子？……笙齋嫂！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勸你不要三心二意！

雯 （所有的疲倦都像忘記了，只求挽回這個危局，她的語調已由商量變爲哀懇）倪先生！我做錯了事，心裏正說不出的後悔，不過不能讓這事再錯下去。……好吧！倪先生！我這就叫他們開汽車去。（她向右門匆忙走去。）

硯 （厲聲）站住！

（采雯站住）

硯 （緩緩地起立，緩緩地發言）天下事有這麼隨隨便便的高興就來，不高興就

吹，也不是五六歲的小孩兒，跳房子，過家家兒！

雯 倪先生！天已經快亮了，實在不能再耽擱了。你不知道我有多少心事，我這兒還掛念着蕃兒，他到這時候還沒回來。倪先生！倪先生！倪先生！

硯 （板起鉄青的臉）小點聲兒行不行？深更半夜的，人家還當是給我叫魂兒呢！

雯 （竭力壓抑着自己的聲音，但藏在那聲音裏的是一種更大的焦慮與煩擾）

倪先生！我知道，你做這事本來是爲了幫我，現在我不想做了，請你再麻煩一趟，幫我取消這事。你不是一向很幫我忙的吗？

〔聽到這裏，硯轉過臉去。〕

雯 倪先生！你別不理我！（稍停，不見回答）噢！倪先生！（她的嘴唇顫動着，似乎有

一句更降志辱身的話留在嘴邊，但說不出）就是生人也不能這麼樣兒啊！

……我向來沒這麼跟你說話的，今天我實在是沒法子！

硯 （索性侮辱到底）你怎麼會沒法子？

雯 我……我有法子？

硯 (輕薄的腔調) 法子多着呢！你可以去告訴方思源，叫他跑開……

雯 我……(勾起痛苦的回憶) 噢！我怕他，我再也不要見他了！

硯 不能的話，那你還有別的路可走。你可以把這些話告訴另外一個人，告訴他你打錯了主意，叫他幫你補救補救，這個人一向是很服從你的，他一定會幫你的忙。

雯 你在說……我的兒子？

硯 我在說你兒子的爸爸！

雯 (煩亂地) 笙齋！我辦不到！他聽見這話一定得急死，氣死，恨死，這簡直是要他的老命，倪先生！我不能再給他更大的打擊了。

7 (從鼻子裏冷笑一聲) 你平常衝他哭，衝他鬧，給他的打擊還小嗎？(鼓勵地) 怕什麼？告訴他！鼓着胆子告訴他！叫他跟你一塊兒去救方思源，完事之後，

再叫他親眼瞧着你跟方思源講戀愛。你怎麼知道這會要他的老命？天底下戴綠帽子的多着呢！

雯（抑遏不住憤火）你怎麼敢侮辱人？

硯（神色夷然）哼！我敢！你能把我怎麼樣？

雯（憤火愈高）我能把你……

硯（迅速地做了一個猙獰的臉相逼視過去）嗯？

（兩人緊張地面對面相持片刻。）

雯（感到對方的威脅和自己的過火，漸漸鬆弛下來）噢！倪先生！你知道你一抬手就把我從地獄裏救出來了。

硯（厲聲）你可知道我一抬手就把我自己打進地獄了嗎？

雯可是倪先生！我的性命，我的將來，就全看這一回了。

硯難道我的性命，我的將來，就不全看這一回了嗎？

雯（對着硯上下打量）想不到一夜之間一個人會變成這樣，你簡直是……

硯（瞪着眼睛看她）是什麼？

雯簡直是沒有良……良……（看到硯那副窮兇極惡的樣子，不敢再說下去）

硯沒有良心！這幾個字我替你說了吧！別燒壞了你的嘴唇！

雯對啦！沒有良心。我現在要的就是你的良心。

硯（冷笑）良心不能當飯吃。

雯我要你的人格。

硯人格幾個子兒一斤？

雯不管怎麼說，我要你也替別人想想。

硯（從容地）你要這樣，要那樣，也能讓我向你反要一樣嗎？

雯說吧！

硯你可知道我向你們要點兒什麼東西嗎？

震
我——我不知道。

硯
你不知道！（緩緩地逼視過去）我要的是你們的錢！你們的錢！第三個還是你們的錢！這話我本來不說的，今天你們把我逼到這抓破臉的地步，我索性就把話說穿了吧。我十幾年來白天想的夜裏夢的是些什麼？我孫子似地幫着你們哄着你們伺候你們爲的是什麼？我絞着腦汁流着汗血飛着唾沫勞着筋骨在這兒替你們做了將近二十年的牛馬爲的是什麼？聽明白了，我爲的就是你們的錢！錢！不是一兩個小錢，是整筆的大錢。不是你們賞我的工錢，是叫做你們財產的那些個錢。記得二十年前，笙齋跟我一塊兒爬起來的時候，他也是一個赤手空拳的窮光蛋。他本事不如我，經驗不如我，可是給他碰着了那麼一個機會，破空鐘似地就抖了起來。我眼看着他起洋房，買汽車，眼看着他地位越來越高，越來越讓我夠不着。我先說這是各人的運氣，可是我現在不相信這些胡說八道了！在外邊混了二三十年，見了成千成萬的人，手頭上經過了多少事，

我纔明白了這個道理。（激昂地，但也是沉痛地）這個世界就是個大魚吃小魚的世界。誰有錢誰狠，誰狠誰是大爺，誰是大爺誰有理。哪怕你殺人放火，男盜女娼，拐賣人口，開烟館，辦賭局，腰裏有子兒，人家就得跪在地下管你叫聖人。我瞧了個夠，想了個透，我纔一咬牙一發狠。唉！我什麼都顧不得了！我一手擋住你們的眼，一手抓過來笙齋的事業。偏偏碰着個倒霉蛋的方思源攔住我的路，我借着你的腿把他踢開！我行啦！我全佈置好啦！過不了兩個月，銀行就來替我沒收你們的財產啦！十幾年來，你們借着這點兒造孽錢吃喝玩樂，你們的福也享夠了。現在該讓開位子，叫我倪硯卿來享享了。

雯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白天你還花言巧語地叫我別上人家的當，現在你叫我上了你的當。你是個壞蛋，我整個兒讓你坑了！

硯
你讓我坑了？我又是讓誰坑了呢？我一樣是人，我也得享福，爲什麼人家手裏有的我手裏沒有？爲什麼人家嗜得着的我嗜不着？爲什麼人家這麼欺負我，就不

容我還一還手爲什麼？……雨不能下一年，人不能窮一輩子……（聲音漸漸大了起來）我不服氣！我得爬！我得擠倒了別人往上爬！我兩眼珠子什麼都不顧，我就聚精會神地聽住了一個字兒（咬住牙）「錢！」我瘋啦！我什麼都不管啦！誰要是攔住我，我就能閉上眼睛，咧開大嘴，一口咬斷了他的脖子！就是我的爸爸我也得咬！剛纔還有人說我是在這兒做夢，也許，可是天底下做夢的人多着呢！

雯 你甭在這兒越嚙越起勁，我馬上就去告發你！

硯 （佯作不解）啊？你告發我什麼？

雯 我告發你教唆殺人。

硯 （鎮靜地）好！你去吧！我在這兒等着你。可是你別忘了，事情一旦敗露，你是主犯，我至多不過是個從犯，或者連從犯都算不上。

雯 爲什麼？

硯 爲什麼（笑）哼……我的趙太太！我們這樣的人，能隨便讓人拿住了把柄，抓住了辮子？你說你去告發不是好！我隨你！可是在你沒去之前，我先替法官問你一句：你有沒有證據？

雯 證據？這事明明是你幹的，用不着什麼證據。

硯 沒有不是沒有你就告不成我。可是，你沒有我的，我這兒倒有你的。

雯 我的？

硯 啊！你的！你記得不記得我臨走的時候，你交給我一張紙？

雯 一張支票。

硯 那上面有人親筆寫的字。

雯 我寫的。

硯 底下還蓋着一個圖章。

雯 我的圖章。

硯 這個字跡跟圖章你能說牠是假的嗎？

雯 不是假的。

硯 這不結啦？是誰花的錢運動殺人是誰親筆寫的字親手蓋的圖章？這件事不追究則已，追究起來，拿住了兇手，查出了憑據，別瞧你是個太太，你跑不了！

雯 （變色）你好狠毒的心！想不到你還有這一招兒……（思索一下）不對！我有辦法。一張支票不能算是犯罪的憑據，我……我可以說這錢是我給你作別的用的，你自己拿去運動殺人。

硯 （面容一變，但馬上就鎮靜下來）你可倒想到週到……（看到她那倉皇失措的樣子，一個新的念頭來到了心裏，恫嚇的口吻）可是，瞧你的臉色都變了！你的手都哆嗦了！到了法庭上，法官逼着你，法警看着你，你能賴你敢賴？

雯 （困獸猶鬥的掙扎）了不得我跟你一塊兒死！

硯 哼！單是死就算了嗎？你別忘了這裏的報紙是厲害的。今天問出你的口供，明天

早晨各式各樣的報紙就會印出你的罪狀，登出你的照片，有的還給你加上幾段描寫。大街小巷沿門挨戶地替你傳揚出去。不到幾個鐘頭，全城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批評你，談論你，笑你，罵你，把『梅采雯』三個字說得比個娼妓還不如。你能受得住別人這種議論？就算你死了，聽不見了，你能死得甘心？就算你死得甘心，你能這麼不清不白地把你的丈夫兒子都拖進爛泥坑裏去？你辦得到？！

拿出腦子來想！

雯 二十年的朋友，沒想到是這麼一個陰險的小人！

硯 錢在前頭，管不得什麼朋友不朋友。

雯（悲憤）這是我第一次認清了人情的險詐。我恨你！我咒死你！你平常裝着人樣兒騙住了我，蒙蔽着我，叫我相信你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把什麼事都託付給你。想不到你翻臉不認人，把恩人當作了冤家對頭。（越說越氣，越說越快）是你害了思源，坑了笙齋，要我欺負我，把我逼到這既不能生又不能死的地步。我

今天不能殺你，將來總有一天殺你。就是不殺你，我的兒子也會殺你。就是我的兒子殺不了你，你也逃不了天誅地滅，不得好死！（氣沖沖地奔過去開了右門）滾！滾！你給我滾出去！永遠不許再進我們趙家的大門！

硯

（冷笑一聲，從容地）你們趙家的大門？什麼是你們趙家的？這屋子裏哪樣擺設哪樣傢具，算是你們趙家的？哪樣不是坑來的，拐來的，騙來的？（笑）你們趙家的……怎麼樣兒來的，還得怎麼樣兒去，誰都阻擋不了！你叫我走不是好！我就走！（到衣架邊拿下呢帽和雨衣，走到右門口停步，回過身來）可是在臨走之前，我先要告訴你一句：一切事都接頭好啦，我來這兒是給你報信的。剛纔我託人告訴笙齋，就說是罷工委員會內部搗亂，工人們要對付方思源，你要是把事拆穿，那是你自己揭自己的鍋，自己砸自己的臺，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到了打不了退堂鼓的時候，可別怪我倪硯卿不早關照你好！咱們再見吧！

（他點了點頭從右門走出，把門帶上。采雯如醉如癡地望着那門，她想哭，但哭不出一種麻木和冰冷

的感覺貫激了她的全身。這樣過了片刻之後，轉回身來。過度的疲倦和過重的感情壓迫着她，使她使去控制自己的力量。搖搖幌幌地走了兩步之後，立即頹然坐倒在大沙發上，瞪着兩個眼睛出神。正在這時，我們可以看到左下角門了，芝向外探了探頭，看到采雯的時候不禁一怔。

芝
媽！

〔采雯驚動了一下，但沒有回答。〕

芝（走出一歩）弟弟呢？（等了等，不見回答，仰起頭朝着門內）爸爸！您聽錯啦！沒有什麼人吵鬧，是媽回來了！

裏面笙齋的聲音 關照他們上來。

芝（向雯）媽！爸爸請您上去。

〔采雯不說話，連頭也不抬，僵像般地鎮靜。〕

芝（沒有辦法，再轉身朝着門內）爸爸！您自個兒來說吧！

裏面笙齋的聲音 我累得慌，你跟你弟弟攙她上來！

芝 弟弟沒回來。

〔聽不清笙齋在裏面說了幾句什麼話。須臾，他一臉奇詭的神氣出現於左下角門際，一面繫着衣紐。〕

笙 (向芝) 怎麼回事兒？

〔芝向采雯啾了啾嘴，意思是：您自己看。〕

笙 (走向雯) 采雯！

〔采雯不答。〕

笙 (更高一點的聲音) 采雯！(向她走近。)

雯 (猛地站起來避開，變態地) 走開！誰都甭理我！

笙 又是誰惹了你？(停了停) 剛回來？

雯 (遷怒到他身上) 你要我死在外頭？

笙 這算什麼話！我問你上哪兒去的？

雯 上……隨便出去溜溜。

笙 已經半夜了，還隨便出去溜溜？

雯 嗯！你能關我一輩子？

〔笙齋無法可施，回過頭望了望雯。〕

芝 媽！弟弟呢？

雯 （直着兩眼）我沒看見他。

笙 （出乎意外）你沒看見他？我回來的時候問起賈大，他說你們倆一塊出去的。

雯 （無可奈何的苦笑）他要那麼說，我管得了他？

笙 （打量着她，忖度地）出了什麼事了吧？

雯 （一個顫動，低聲）誰知道。

笙 你覺得不覺得你的聲音有點發抖？

〔采雯不答。〕

笙 而且你的臉色也不大對。

雯（焦燥起來）我叫你甬理我，甬理我，你爲什麼要理我？（不知從何而來的委屈）人家欺負我欺負個夠，我不能再受你的欺負了。

笙（換了較溫和的口氣）你何必那麼生氣？我們不過是覺得奇怪，纔想起來問問你。這麼說，我沒聽錯，是有人跟你吵鬧過了？

雯（只好答應）嗯！

笙可是這兒明明沒有別人。

芝要不就是倪硯卿。不過我上樓的時候，他已經預備走了。

雯可不是走了。是我把他攆出去的。

芝哦？

笙（向雯）你的脾氣就是這樣。倪硯卿不好，我不是不知道。不過咱們待人接物，處處總得顧全大體。

雯（憤憤地）顧全大體！顧全大體！顧來顧去，連你的產業都顧不全了，你還在那

兒顧全大體

笙 這話是什麼意思？（不見回答）我想你不會是指工廠的那件事？

雯 我知道我指的是哪件事！我就聽他說兩個月一過，趙家的產業就得歸了倪家。

芝 （向笙）您瞧！

笙 （一驚，但還是將信將疑）這會是他自己說的？

〔雯不覺交談似地扭過身去。〕

芝 不見得不會。這個人我頂清楚，別瞧他平日那麼彬彬有禮，一起勁，沒有他說不出來的話，也沒有他做不出來的事。

笙 （目定口呆）這麼說，歸齊是走到這一步了！

芝 （觀察着他的神色）您難受？

笙 （遏制住自己）不沒什麼！這個廠本來是開不長的。（無限勉強而又無限淒涼地笑了兩聲）現在我倒想開口笑笑了！（又笑了兩聲，緩緩地踱到一具小

沙發前坐下)十幾年前,我根本是赤手空拳。十幾年前,我根本就沒開過什麼廠。現在不過是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從前的老地方就是了。(一種超脫的感覺主宰住他,他靜了片刻)采雯……芝兒(緩緩地用手指點着)這是咱們的房子,咱們的桌子,咱們的椅子,咱們的骨董……這些都是我十幾年來一樣一樣治起來的,將來也一樣一樣都會離開我。你們得趁早多看牠幾眼。這些東西,咱們能享用一天是一天!

雯

(勾起心事)我的命還不是我自個兒的呢!

笙

(感慨)這些年來,我對一切都很有戀,現在纔明白一切都留不住。所以……
(一眼看到芝)芝兒!就是你離開我,我倒也不覺得什麼。

芝

(苦悶地)爸爸!

雯

芝兒離開你到哪兒去?

笙

誰知道她!她要跟方先生一塊走。

雯（面色驟變）方先生！

笙 我說的是思源。這是他們倆心甘情願，我不便跟他們爲難，我想你當然也不會跟他們爲難。

雯（自語）我跟他們爲難。

芝（誤會了她的意思，勸慰）媽！爸爸就是那麼隨便說說，您甭難受。

雯 天知道我夠多好受！

芝 您怎麼啦？

雯（吞吐）我說不出來。

笙（估量着情勢不對，站起，嚴重地）采雯！你要想想我現在的心境，你要認清你自己的地位，我不許你在孩子面前瞎說八道了！

雯（苦笑）有誰替我想呢？

笙（找不到可說的話）芝兒！把你的媽攙上樓去！

〔芝向她走近〕

雯 (執拗地) 我不去! 我不去!

笙 那你就安安靜靜的。自己別忘了自己是三十多歲的人，就是不明白也得想明白點兒。芝兒從小沒媽，她拿你當她的媽，咱們做父母的人，多少得爲子女們打算打算，同時也就是爲自己打算打算。

芝 媽! 是我們做了什麼對不起您的事了嗎?

雯 (滿心的隱痛，滿眶的眼淚) 你叫我怎麼說? 芝兒! 你叫我怎麼說? 我能孩子似地抱住你，哭一場? 訴一場? 你明白我的性子，我不能，是不是? 我替你難受是真的。你對得起我，我對不起你，別的話也就用不着說了。

芝 這件事您不贊成?

雯 我沒有那個胆子，再說，我也沒有那個權利。

芝 這不是您想說的話，如果我們倆的事……

雯（截住她的話）別再提你們倆，你們倆怕不能在一塊兒了。

芝您可以告訴我這個道理嗎？

〔采雯不答。〕

笙（向芝）甭問你媽了，你跟思源不能在一塊兒，這個道理你問她也是白問。不過事已至此，我也犯不上攔阻你們。要怪的話，只能怪我不該把思源帶進家來……

雯（自語）那要怪我自己，兩個月還沒認清方先生是個怎麼樣的人。

笙（誤會吃驚）你說什麼？方先生就是方先生，方先生就是方院長的少爺，你怎麼會沒認清他是怎麼樣的人？

雯我看你還是不知道的好。

笙聽你的意思，好像是在你面前說了什麼話。采雯！是不是有什麼人無中生有，背着我跟你說了方先生什麼話？

雯（誤會，吃驚）這件事連你也知道了？

笙（紛亂，掩飾地）這……我……我不知道。

雯瞧瞧你的臉！瞧瞧你的眼神兒！你一定知道，你不像是不知道！（低聲）天這纔
是幾個鐘頭的事！

〔笙聽道這裏不禁一怔。〕

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媽！您就說出來吧，您弄得我糊裏糊塗的。

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也用不着再瞞你了，今天夜裏，有幾個人去找方先生……

笙（出乎意外）啊？

芝（同時）怎麼樣？

雯想把他……想把他……（一個字含糊地在喉頭滾，但說不出）我的舌
頭都僵住了。笙齋！你爲什麼不幫我說出來？

芝（搶着開口）您難道說有人想暗算他？

雯對對！現在讓我全說出來吧！有人花了錢，買動幾個兇手去害他，預備就在今天夜裏下手……

芝（意外的驚奇）啊！

笙（同樣地吃了一驚，但瞬即鎮定下來，搖着頭）太荒唐！太笑話！太不可信！（打量着雯那副狼狽的樣子）看起來你的確是病了，你不知道自己瘋瘋癲癲地說些什麼。（向芝）芝兒！把你的媽攙上樓去，讓她養養神！

雯甯碰我！（一股壓抑了很久的感情推動着她）芝兒！你爸爸是個糊塗蟲，你難道也跟他一樣糊塗？剛纔你想聽的時候我說不出來，現在我說出來了！你爲什麼又不聽？（想到傷心的地方，聲淚俱下）方先生是愛你的，我比你清楚，沒有像他那麼專心愛你的了。這種愛情，你一生一世也得不到第二回了。現在他有了災難，他的命不知道逃得過逃不過。今天晚上，你的心就那麼硬，不想法子去

救他？（哀懇地）去救他！芝兒！去救他！不爲你也爲爲我！我是你的後媽，不是親的，跟親的也差不多。我不騙你，我願意你們好，我不忍心看着你們生離死別。噢！芝兒！就是我平常有千千萬萬個對不住你的地方，你也聽聽我這幾句話，我從來沒有跟你這麼說過話的，我也不能再說出別的話來了！

芝（被她感動）好！您放心！我這就去。（向笙）看媽的意思，也許是得到了什麼消息，您忘了我在樓上說的那些個話了嗎？

笙（沈吟一下）不錯，讓我先給他打個電話。

芝（迫不及待）電話救不了他，好在近得很，讓我坐家裏的車去，先把他接來再說。

〔不等笙齋回答，芝急促地由右門下，笙齋走過去把門帶上，又走了回來。〕

〔緊張的局面過去了，屋裏的人心再沈入難堪的靜寂。芝一走，像是把笙齋和采雲之間的聯繫也給切斷了，兩個人，沒有第三個人的兩個人，每個人一肚子話，每個人都不想先開口，彼此你望望我，我望望

你，新婚夫婦似地寤住。

笙（還是他先打破沈寂）你的精神像不大對，我看你還是坐下來休息休息吧！

雯（坐在沙發上，疲憊的情緒，愁苦的聲調）唔！能夠休息的時候，休息休息也好。

笙 剛纔的話，你爲什麼不早說？

雯 舌頭有時候是不由人的。

笙 我懂得。我懂得。（少停）這場風波總算是過去了，我希望芝兒早點兒把方先生救出險境，從此大家也好安靜下來，再不過這担驚受怕的日子。（長吁出一口氣，坐在另一具沙發上）我實在是有一點兒累了！（少停）現在芝兒還有一會兒纔回來，你不妨先告訴我，你是怎麼得着這消息的？

雯 你問這個幹嘛？

笙 想知道知道底細就是了。因爲剛纔芝兒臨走的時候提醒了我，她也得到過一

個差不多的消息。

雯（關心）她怎麼說？

笙 那是聽別人說的，據說是罷工委員會內部起了糾紛，工人要對付方先生。

雯 你知道了還問！

笙 我要問，當然是有我不能不問的地方。（站起，走過去）罷工委員會起了糾紛，你怎麼會知道？

〔采雯不語。〕

笙 而且知道得比我還詳細？

〔采雯不語。〕

笙（含意）不用說，你也是聽人說的了。

雯（無法置答）我不愛跟你說話！

笙 你不愛說，我也不勉強你。可是你不說，我倒想說上兩句。今天下午我在廠裏接

見工人代表，也看到了全體職工的請求書，就知道他們是受不住別人的壓迫，可沒聽到一句反對方先生的話。

〔采雯突地轉回身來。〕

笙 這倒不值得大驚小怪。也許咱們可以說，方先生本來就站在工人方面。在罷工委員會沒有分裂之前，當然工人不會反對他。問題是這次罷工全由工人自己主動，短短的幾個鐘頭，就是變化也沒有這麼快。再說，就是工潮有了變化，他們也不至於自相殘殺，更不用說危害方先生。

雯 這本來是個打不開的悶葫蘆！

笙 可是現在這個悶葫蘆打開了！

雯 （不由自主地站起）什——麼？

笙 想想去，我想出了謀害方先生的究竟是誰。

雯 （氣急色敗）是誰？是誰？

笙 而且我也猜着了是爲着點什麼。

雯 （發着顫）你說！

笙 要叫人莫知，除非已莫爲。什麼工潮有了變化，什麼工人要對付方先生，這完全是一套漫天謊話！

雯 （緊接）那麼真話是……

笙 采雯！不用說了，我想你不會不明白的。

雯 （倒退）我我明白？

笙 方先生的脾氣太硬直，處處不肯遷就，因此就免不了得罪人。人家想拉攏他，他
| 不受人家的甜言蜜語，恨他，又拿他沒有辦法。一咬牙，纔下了這個毒手……

雯 毒手？你說毒手？

笙 不是毒手是什麼？讓我來問你，白天我走了以後，你看見過方先生？

雯 （紛亂）看見了怎麼樣？難道我有罪？

笙 不是那個意思。那時候他還好好的，是不是？

雯 （傷心）好！太好了！

笙 他當然沒有提起別人要對付他的話。

雯 他不知道。

笙 後來你也出去了，到這早晚纔回來，問起你，你說是出去溜溜。

雯 我跟你說，我出去沒遇見一個人。

笙 你沒遇見一個人，可把事知道得這麼清楚。

雯 （急）怎麼樣？（等不及他的回答）你幹嘛這麼瞧着我？

笙 沒什麼。要是你知道這件事的經過……（看見雯要開口）別忙！我的話還沒

完呢。要是你知道這件事的經過，我勸你還是及早把牠原原本本地告訴我。采

雯！害人是有罪的，告發的證據越多越好，我這麼刨根兒問底兒沒有別的意思，

不過想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免得主使的人逍遙法外。如果倪硯卿那東

西：：

雯（驚叫）倪硯卿！

笙 那一定是倪硯卿，不是別人。剛纔芝兒在樓上就說過倪硯卿鬼祟祟，言語支

吾，猜不透是什麼道理，你回來跟倪硯卿談過之後，就知道今天夜裏有人去害

方先生……

雯（大聲）你說我是他同黨？

笙 越說越不像話了。采雯！你是病了，你不知道自己在說點兒什麼。

雯 我病了？（不由自主地跑到壁爐前去照着鏡子，呆立了片刻，然後變態地笑）

可不是我病了！我病了！（突地轉過身來）那麼我病了，你爲什麼還來逼我，我

的大老爺你真當是坐公堂，審犯人，你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往外擱，我一個字

兒一個字兒地往下供，臨了還叫我畫個押，打個手印兒！我不能告訴你我不

能！十七年讓我受夠了大大小小的冤枉氣，你還嫌不夠本兒，再給我找補一點，

你算是安的什麼心？

笙 什麼心？（淒涼地）我知道我安的是什麼心？十多年來，就是這顆心讓我日夜不安。方先生沒來之前，我的心讓我難過，他來了，我的心讓我更難過。現在他出了這樣的事，我的心都傷了，裂了，整個兒地碎了。這種苦處，你經歷過沒有？這種滋味，你嚐着過沒有？你能替我想，想倒也好了。

雯 （對他有了點兒同情，但不甘示弱）聽你的話，好像還知道自己認錯兒。不知道認錯兒，我當初不會把方先生帶在身邊，也不會弄到今天這個地步。說到歸齊，一切錯誤還是由我而起。我對不住他，我自己明白。

雯 對不住他的不止你一個。

笙 世界上儘有那種傷天害理的人，這種人本來就是衣冠禽獸，我也不願意再提起他的名字來髒你的耳朵。

雯 （一個刺激）你這是說誰？

笙 我是說那起意謀害方先生的人。你說，方先生到這兒剛兩個月，是不是？

雯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笙 兩個月來，他對咱們那麼好，咱們也都盼望他好。你忘了他剛來的那一天了？咱們的蕃兒犯了病，虧得他幫忙照料，纔沒出什麼大亂子。這些日子，蕃兒唸書也起勁了，做人也快活了，身子也好起來了。他這麼樣的愛護蕃兒，咱們做爹媽的難道就不知道感激？有人想暗算他，咱們聽了就不氣憤？

雯 （刻骨的疚心）噢！你不能再說下去了！

笙 （詫異）爲什麼？

雯 我不愛聽！我怕聽！

笙 （起了反感）這倒奇怪了！難道我連這兩句話都不許說？難道我憐惜方先生，你就不憐惜他？連我都不拿他當外人，你倒拿他當外人？你知道他是……（覺得失言，收住口）他是……（情急智生）他是個挺熱心的人。今天我還聽他

背地跟芝兒說，他很同情你，將來你有用得着他的時候，他還希望好好地替你做點事呢！

〔聽到這裏，采雯發出一聲絞心裂肝的號呼。〕

笙（覺得突兀）怎麼什麼事？

雯（狂了似地絞着手在屋內亂走，背後像追隨着無休止的鞭笞）我受不了啦！

我實在受不了啦！笙！齋！害！方！思！源的！不是倪！硯！卿！

雯（惶惑）是誰？

雯 另外還有個主使的人。

笙（意外的驚奇）主使的人是誰主使的？

雯 離我遠點！離我遠點！

笙（帶着不祥的預感，怯懦地）我奇怪你怎麼會知道……

雯 我知道！我現在就來告訴你。（裝出來的笑容）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希望

你靜靜地聽。

笙 (壓抑着自己暴跳的神經) 你怎麼啦?

雯 (用盡全身之力來支持自己) 這個人就是……這個人就是……我已經說到這個地步了, 你還猜不着?

笙 (逃避什麼危險似地畏蕙着) 不能! 不能! 萬萬不能!

雯 (絕望地, 幾乎沒有聲音地) 看看我的臉!

笙 (面色慘變, 從采雯的神情上已經看出了她所隱藏的話, 兩個人面對面注視着, 一個恐怖而難熬的瞬間過去了, 曖昧的苦痛暴風雨樣地襲擊並搖撼着他的全身) 難道會是……(他的嘴顫動不已, 有一個字在裏面說不出來。他舉起手要往采雯身上指, 但指不定方向。)

雯 (飢渴中得到飲食般地快意) 對你猜得對! 你站在那兒幹嘛? 你幹嘛不動? 你幹嘛不打我, 搥我, 掐我, 一把刀擄死我! 你來算賬吧! 你來收拾這個凶手吧! (幾

點安慰的淚珠從眼角迸出，她長吁出一口氣，坐倒在沙發上，異常平靜的聲調）現在我可舒服多啦！

笙（眩暈地）你瘋了！

雯我沒瘋，我說的句句是實話。倪硯卿在我前頭給方思源使壞，我纔拿錢託他買人去幹了方思源。下手的是他，主使的可是我。現在我眼前已經絕了生路，我明白。三十來年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三十來年一閉眼我什麼都扔開啦！

笙你知道你犯的是什麼罪？

雯（迷惘地）死刑是一下子就完，徒刑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一輩子……長長的日子，石頭都能叫水給磨穿。我知道那個！我等着那個！

笙（全身都沸動起來，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雯，似乎要將她摧毀了方纔甘心。但是）一轉念間，他的狂念馬上就化爲悲憫，仰起頭向天唏噓（天！世界上沒有比你再不幸的了！（隨着聲音坐倒在另一具沙發上面。）

〔跟着是個肅穆的啞場，他們像是被狂颶捲到荒涼海灘的兩隻小船，只讓周遭海水主宰着他們的
存在，除了體驗到一片無底的汪洋與波動之外，在這時候一切行動的能力似乎全喪失了。〕

笙

（緩緩地開始）是做夢嗎？不是夢！不是夢！一個罪惡上再加一個罪惡，我一隻
手害了他們的兩代。所有想不到的事情，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一件一件都在我
眼前出現了。十幾年來，我不斷地受苦，爲的是贖贖我的罪，現在我的苦也足夠
了，我的罪可更深。我毀了自己，又連累了別人。（茫然若失）現在讓我該怎麼
辦？怎麼辦？這多年帶着一顆不能見人的黑心，我已經就沒享過一天福，要是再
把他也坑了，我該怎麼捱過我以後的歲月？明天過去，還有明天，眼看着日子一
天逼緊一天，我該向哪兒求個躲避？就是人不罰我，我又怎麼躲過我自己的心？
（嗒然）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像唱了一齣大戲，身子也要乏了，嗓子也叫乾了，
收了臺纔知道是空無所有。再來一遍嗎？不！我累了！該用的力氣已經用盡，不能
不鬆鬆手了！（靜片刻後）采雯！

雯
唔！

笙 咱們好多年沒有在一塊兒守過夜了。今天的夜裏顯得這麼清靜！這麼平和！正給咱們一個時候理理過去的癡迷跟煩惱。我現在不想別的，只想向你說兩句話。

雯
兩句話！

笙 不錯。這兩句話，磨折了我十幾年的良心，拴住了我十幾年的自由。現在這個日子也該結束了。趁着我還能說話，我要對你從頭數起。（靜片刻，沉入回憶）你應該還記得，將近二十年前，我被一個棉布商人提拔起來，在他店裏當掌櫃的……

雯
我的父親。

笙 不錯。你的父親，你還記得他怎麼死的嗎？

雯
（難過）吞大烟死的。

笙 誰逼的他？

〔采菱不語。〕

笙 誰逼的他？

雯 （無心作答）甭問我！我不知道！

笙 （他的心煎熬着他，站起）你不知道？誰有你知道的那麼清楚？那個人就是我，那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爲什麼不說出來？我奪了你父親的產業，霸佔了你，趕走了你的弟弟，這些都是我做的，我趙笨齋做的。十幾年來，我沒有忘了這個，你也沒有忘了這個。大家隱在心裏，藏在嘴裏，就是不肯把牠說穿。連掩飾帶欺騙，造成了許許多多的誤會，許許多多的糾紛，這是咱們十幾年的生活，今天這些事是咱們十幾年生活應該有的結局。

雯 想不到你嘴裏也吐出幾句真話。

笙 （沉痛地）我要說，我要扯起嗓子來說幾句真話。十幾年來，編謊話連我聲音

都給憋啞了！平常的時候，你們大家都埋怨我，大家都不原諒我。哪兒知道我沒有一天不想向你們表白表白，沒有一天不想贖贖自己的過去。就連這點念頭，天也不容我有，天也不給我機會。

雯
（淒楚地）你該數數你自己所造的孽，不陪你十幾年，我不會有今天。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讓你禍害成個孤魂冤鬼，你還在這兒埋天怨地誰沒有舊賬誰沒有委屈？如果你當初存上一點點好心，天知道，如果你當初存上一點點好心……（想到目前處境的絕望，迸出熱淚）現在我的命眼看就完，這些話還說牠幹什麼！

笙
難道就不能借這個機會打破咱們十幾年的隔膜？咱們已經不明不白地活了一輩子，難道死也要不明不白地死？我對不起你，我知道，可是我更對不起的是你的弟弟。如果他還在世，我也許可以幫他的忙，彌補彌補我的罪過……

雯
可是他已經死了！可憐的弟弟！

笙 誰知道！如果他是死了，他可沒想到會死在他姊姊的手裏！

雯 （恐怖地）什——麼？

笙 （指右門）十七年前，我從這個門口送出去一個孩子。十七年後的現在，我又從這個門口把他領回來，糊裏糊塗地混過兩個月，現在你該全明白了！

雯 （如受電殛）天！

笙 （帶着淒慘的笑容）天是沒有眼的。

雯 我不信！我不信！

笙 你總有信的時候。

雯 （在無可限度的痛楚中戰慄）這是什麼事？這是什麼事？那會是他，我唯一的親人？十七年來我白天想着他，夜裏夢着他，沒一天不衝着他照片掉幾點眼淚，現在會叫我找着他找着他死在我的手裏（畏縮）不！不！不能！他不是我弟弟，我弟弟十七年前已經死了！

笙 我當時這麼說是怕你惦記他。

雯 兩個月前你也沒告訴我。

笙 有個人不許我說。

雯 (萬一的希望)可是他已經上了四川。

笙 他沒上四川，也沒淹死。

雯 那麼那封電報？

笙 騙你的，我託別人打來的。

雯 那張屍首的照片？

笙 假的。

雯 (再也壓抑不住)毀了我吧！毀了我吧！我成了個什麼人？我做的是什麼事？這是不可能的，不能相信的。笙齋！行行好再說一句，剛纔這些全是你編出來的謊話。

笙（堅定地）我再也不編謊話了。方思源就是你的同胞弟弟，方思源就是梅秋生。

〔聽到這裏，采雯一語不發，猛地抽身起來，向右門奔去。

笙（喝止她）采雯！

〔采雯不答，像是沒有聽見。當她跑到右門口，正預備用手開門時，那門自己打開了。芝一個人從門外走進，兩人幾乎撞個滿懷。采雯驚叫了一聲，倒退幾步，站在那裏，和笙齊同時注視着芝的動作。

〔芝眼角上帶着淚痕，狼狽的樣子。一進門時被采雯驚動一下，但立即鎮定下來，一言不發地朝右下角走去。

笙
芝兒！

〔芝不答，緩緩地走到右下角靠手椅前，不由自主地坐下。

笙（懂得了一半，顫聲）芝兒！思源呢？

芝
思源讓人打死了！

雯
(哭出) 弟弟!

芝
(壓抑着自己的情感) 對媽猜得對! 弟弟也讓人打死了!

笙
(內部的一切都軟化了, 幾乎說不出話) 什——麼?

[采雯反而收住哭, 瞪着驚愕的眼向芝望着。]

芝
(忍住淚) 別人打死思源的時候, 弟弟追過去攔住凶手的胳膊不放, 也挨了一槍, 我趕到醫院的時候, 他還剩一口氣兒, 就聽他叫了一聲媽, 就閉了眼了。

[聽到這裏, 他們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 兩個戰抖的靈魂, 失去全部知覺似地昏昏於一個毀滅一切的威權之前。笙齋站不住了, 他搖搖欲倒, 竭力掙扎着向前走了兩步, 終於把整個身體沉重地倒在小沙發上, 采雯沒有眼淚, 沒有號呼, 連一絲悲哀的表情都看不見。無知嬰兒似地抓亂了自己的頭髮, 撕扯着自己的衣裳, 兩個眼睛無目標地望着前面, 口裏發着夢囈般的言語。]

雯
死了! 死了! 都完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是我替我自個兒放的末了一把火, 從此以後, 我用不着再受苦, 也用不着再掙扎了! 天也不能再把我怎麼樣了! 不能了!

（摸索着向左下角門走去，像是在逐漸踏入一個永久的黑夜）行行好！給我一個休息的地方，給我一個喘喘氣兒的地方！就是一分鐘一秒鐘也好，讓我卸下担子，眼看這把火變成個灰！我要安靜！我要安靜！我……我要安靜！走進了門，遠處還可隱約聽到她的聲音，淒涼而幽篤，有如在深山古洞聽到的斷續水滴，每一聲都擦撥人們敬畏的感情，良久，這聲音漸漸隱滅。）

芝
（忍住悲哀）爸爸！您別傷心了！

笙
（失神）傷心？不！我沒傷心，我不懂得什麼叫傷心。我就是覺得這兒（指胸際）堵得厲害，兩個眼一陣陣地發黑。你來！

（芝向他走近。）

笙
扶着我。（指玻璃門）我要到那邊去，透兩口氣兒。

（芝扶着他，緩緩地站起，走到玻璃門前。她熄了燈，揭開帷幔，然後把門打開。外面天色似亮非亮，曉霧欲開，將近黎明，幾點殘星搖搖欲滅，朦朧中外，外面景物的輪廓依稀可辨，完全是靜謐的，肅穆的。）

笙（有氣無力）芝兒！

芝 唔？

〔笙齋舉起手來指着外面的某處。〕

芝 丁香花？

〔笙齋點了點頭。〕

芝 都謝了。

笙（衰憊的微笑）多快！多想不到！死的死了，瘋的瘋了，又剩下咱們兩個人。十多年來，就跟什麼都沒發生似的……（夢幻地）你記得從前掐丁香花的事嗎？完全一樣！完全跟昨天一樣……（噢）就連屋裏的香氣都沒褪盡……（外面傳來幾聲鳥語）那時候，鳥兒也在叫着呢！

芝 您像是做夢，還是坐下來憩憩吧！（走出門去，把游廊上的那把藤椅搬到門內，扶着笙坐下）您得保重着自個兒的身子，咱們也好及早替他們料理後事。對

啦！剛纔聽媽的意思，好像她對這件事也知道點兒線索，我想遲早總能把牠查個水落石出。

笙（搖頭，向外揚揚手）甭管這個，孩子，奔你的前程要緊。

芝現在您叫我現在就離開您？

笙（斷續地）要不怎麼樣？我已經把一家子帶下了地獄，你還想留在這兒加重我的罪……不能！你還年輕，你得想法子翻翻身。救救你自己，也救救別的人。下一代人不能再走上一代人的死路。我……我是完了，能活的還是去活吧！

（俯下身去發覺他臉上有淚痕，同情地）可憐的爸爸！您哭啦！您還說不懂得傷心！（悲哀使得她蹲下身去，伏在他膝上啜泣起來）您的委屈我全知道。咱們的日子太苦了點兒，太慘了點兒。（片刻後，忍住淚抬起頭來）可是這不要緊。今天咱們算把舊的全撇開了。您可以安安靜靜地活下去，我也可以鼓着胆子走到我夢想的地方。（臉朝外面）這個夢不是假的，現在我正聽見遠處

有什麼聲音叫着我呢！（拭淚）我也哭了！不這不是我的眼淚！這是在今天早晨死了的，一個二十歲小姐的眼淚。我不是她。我得比她結實一點兒。我得衝着生長我的大地說：（興奮地）「我來啦！你的孩子來啦！我要拿痛苦來征服痛苦，拿死來賭個復活。我要陪着我新的夥伴兒，一草一木地在你身上造起一個理想的花園，到處都有花朵兒，永遠都是春天……」一定的，那個日子一定來的。到了那個時候，咱們這點苦難也就得到了補償了，您說是不？

〔笙齋沒有聽清她的話，但也點了點頭。〕

〔這時天已漸明，空中呈魚肚白色，鳥雀的唧噥漸漸繁密，昭示出一片生機的蘇醒。一股曉風從天末吹來，吹得遠處的樹叢和廊上的長春藤葉全在發抖。〕

芝（陶醉地）好爽快的風！好新鮮的空氣！（向笙）現在您覺得好點兒了吧？

笙 我的眼睛總是發黑！我看見的東西全那麼黑！

芝 黑的是屋子。您往遠瞧！天一點兒一點兒的亮起來啦！

〔正在這時，附近教堂早禱的鐘聲傳了過來。這是一種緩慢，沉着，莊嚴，崇高的音韻，劃破曉霧，又散入寥廓的空中，剩下一點尾音在繚繞，潛伏，接着再響起另外的一聲。這樣連續不絕，像是在湊和流光的遞，生命的搏動，人事的推移，夢境的起伏。一面在哀悼過去，一面在啓示未來。淨化並昇華人們的感情。

〔隨着鐘聲，地平線上出現了一抹璀璨的朝霞。使天地明淨，使萬物生色。使空間蕩漾着靈幻的光影。華齋不敢逼視，似也緩緩地低下頭去。芝露出一個希望與嚮往的姿勢，沒有動作，沒有言語，目不轉睛地注視遠方，美麗石像似地讓全身浸浴在金色的光波裏。

（幕徐徐下）

附
錄

本 事

舊的死去了，新的生長着。

十七年以前，趙笙齋是一個棉布莊的掌櫃。他奪去梅姓東家的生意，東家服了雅片，留下一個十九歲的無知女兒采雯，一個六七歲的兒子秋生。趙笙齋娶了采雯做續絃，爲他撫育三歲的女兒趙芝，給他生了一個害遺傳病的兒子趙蕃。趙笙齋還不甘心，把秋生送到一家方姓管理的孤兒院，却對人說，秋生去了四川，被水淹死了。

棉布莊改成絲廠，趙笙齋成了社會的閒人。一切平安，不平安的是他的良心。他的事業似乎一帆風順，他的家庭却淒涼滿目。采雯是乖張，陰鬱，暴戾，半瘋一樣的主婦；寂寞，孤苦，無能爲力，十七年以來，把她變成一個火山似的強烈性格。趙蕃隔些日子發一次怪病，把絕望留給母親，把疚心留給父親。趙芝是理智的，她等着一個機會

走開，到她理想的地方工作。

絲廠週轉不靈，抵押給一家銀行。趙笙齋信託他的心腹倪硯卿。然而，倪硯卿亦步亦趨，走着東家十七年以前的原路。他等着一個機會實現他的野心。

趙笙齋不放心他的絲廠，更不放心他的良心。有一天，他遇見孤兒院的秋生，如今長大了。名字改做方思源，大學畢業，幫他義父做事。趙笙齋要成全這個年輕人。把他安插在絲廠，同時請他做家庭教師。不會有人曉得這心高氣傲的青年的真正來歷。

像一塊磁鐵，他吸住了采雯。趙芝很快就和他相愛。趙蕃把他看做性命一樣的精神指導者。但是，方思源回絕了那怪僻可怕的主婦，他查出倪硯卿出賣東家的物證。他知道方院長不是他的生身父親，懇求他的恩主趙笙齋告訴他，誰是他的家人，誰是他的仇人。

趙笙齋怎麼樣逃出他給自己安排的命網？什麼地方是他的活路？難道必須他

把一切隱秘他的罪惡揭破，他踟躕着。有更快的！采雯的怨毒和倪硯卿的奸詐合成一股破壞的力量。方思源被暗殺了，趙蓆爲了救他的教師殉難了。采雯最後知道方思源只是她日夜思念的兄弟。完了！太遲了！終結了腐朽，崩潰了制度。

季節在更換，一個絢爛的日子就要來臨。趙芝走了。她有一天會把新消息給我們帶回來的。

演

趙笙齋·····夏風

梅采雯·····夏霞

趙芝·····張珂

趙蕃·····顧也魯

方院長·····沈凌

方思源·····徐立

倪視卿·····屠光啓

賈大·····王卽絮

表

導演·····吳江帆

演出者·····上海劇藝社

日期·····廿八年八月十八日

